



種七第·叢譯著名學文國法

# 格風的性女

譯成滿金·著德 紀

行 刊 屋 書 家 作

種七第・叢譯著名學文國法

# 女性的風格

行 刊 星 書 家 作

137649

叢譯著名學文國法

種 七 第

格 風 的 性 女

著德紀·列特安

譯 成 滿 金

行 刊 屋 書 家 作

1 9 4 4

法 國 文 學 名 著 譯 叢 之 七

女 性 的 風 格

有 翻 譯 版 權 不 准 翻 印

著 者 安 特 列 。 紀 德  
譯 者 金 滿 成  
主 編 姚 蓬 子  
發 行 人 姚 蓬 子  
發 行 所 家 書 屋

分 發 行 所

重 慶 民 國 路 特 一 號

重 慶 聯 營 書 店

林 森 路 四 四 街 口

成 都 聯 營 書 店

祠 堂 街 孝 天 大 極

沙 坪 壩 時 與 潮 書 店

沙 坪 壩 正 街

中 華 民 國 三 十 三 年 十 一 月 初 版 ( 渝 ) ( 全 書 一 冊 )

定 價 熟 料 紙 本 一 〇 〇 元  
土 紙 本 七 〇 元

## 譯者幾句話

此書原名爲 *école des femmes*。'école' 一字不消說就是一所學校。但 *des femmes* 一詞，意義則有學派，學風，學說，等；假借意義，更有心理，思想，人在觀十體察諸意義。讀完了這本小說以後，覺得以上諸義，都不合他的內容。若譯作「女性心理」，或「女子思想」，又恐怕人家不會認爲這是一本這般幽美的小說了。苦思結果，因譯作「女性的風格」。

至于紀德這一個法國近代的大家，似乎無須加以介紹；因爲詳細介紹他的，爲莫過于他自己的作品。若不是我的譯筆太拙的話，你讀完這本「女性的風格」，也就明瞭許多了！

一九四四年一月于重慶

## 書中主要人物

愛維琍 (Eveline) 本書女主人

羅伯 (Robert) 愛之丈夫

吉達 (Gustave) 愛之兒子

日來未夫 (Genevieve) 愛之女兒

一九二八年八月一日

先生，

遲疑了很久以後，我終於決定把一捲東西送給你；這是用打字機抄錄下來的，我母親遺留給我的她的日記。她是一九一六年十月十二日死于某醫院的；她在這醫院中，担任看護傳染病人等工作，一共作了五個月之久。

在這一冊日記中，我只改換了他一些私人的姓名。假如你以為這一些東西，對于一般青年婦女不至于毫無益處的話，你可以自由地發表了它。在這種情形之下，倘若你不以為莫里哀用過以後我再用它，是稍欠誠實的話，那麼，「女性的風格」這一個題目，我是十分喜歡的。（註：莫里哀，Moliere 為古典派喜劇大家，曾有一劇本亦名「女性的風格」——譯者）自然，「第一部，第二部，尾聲」這些字樣是我

加上去的。

希望你不要設法認識我，允許我這一封信的末尾，不簽我的真實名字……

日來未夫，口……



第

一

部

一八九四年十月七日

我的朋友，

我覺得這是爲你而寫的。

我從來沒有寫過日記，除了一些信件以外，我從來簡直不會寫任何東西的。我爲你而寫這些東西的原故，無疑地是爲了我不能天天都見到你。但，假如我應當先你而死的話，（這是我所切願的，因爲生命中要沒有你，對我簡直是一片荒漠了，）這些日記，就該由你去讀它了；遺留了這些日記與你以後，我將覺得我別離你的程度要淺得多了。可是，怎麼會想到死呢？當其我們的面前，充滿了生命力的時候！自從我認識你以來，換句話說，自從我戀愛了你以來，生命對於我是這樣的美麗，這樣有用，這樣有價值，以至於叫我不願放棄所有的一切。在這本日記中，我收

集了我的幸福生活中的竹頭木屑。每天，在你離開了我以後，假如不把這趨于容易消逝的時刻復活起來，把你幻想到我的面別來，那麼，我又有何事可作呢？我會經向你說過，在我未遇到你以前，我是在痛苦中，我感到我的生命沒有用。我的父親母親勉強我去作的那些世俗之事和看我的女朋友們沉緬于她的取樂之中，再沒有比這些更其無聊的了。一種無據信，無目的的生活是不能叫我滿足的。你知道，我是實實在在的想作一個病憐婦或者救濟貧窮孩子的小姐的。當我把這種志願告訴了我雙親的時候，他們都聳了肩。他們想得不錯，他們以為我這些不成形的志願，等到我遇到我的靈魂能夠依戀的那人以後，自然會放棄的。爲甚麼爸爸今天不承認所謂「那人」就是你呢？

你看我寫的多麼拙劣。我一面哭着寫的這些句子是令人可怕的。我也爲甚麼會重新念它呢？我不知道我會不會學得來寫得好一點。總之，我雖盡心學習，將來大約也不見得好的。

的確，我說過，在未遇着你以前，我在爲我的生命找尋一個目的；而現在，你就是我的目的，我的操業，甚至于我的生命，我只有找尋你了。我知道我如果在我身上得到更好的東西的話，是應當透過你，由于你才能夠辦到的。你應當引導我，提携我走向美，善，和上帝的地方。我所請上帝幫助我戰勝父親的反抗。爲了使我的虔誠的祈禱變爲有效的原故，我把它寫在這裏：我的上帝，你不要逼迫我不聽爸爸的命令。你知道我所愛的是羅伯，我永永遠遠只他一人。

認真說，從昨天起，我才了解了甚麼是我的生命的目的了。是的，自從在居來公園的一段談話以後，他才叫我明白偉大的男性生活中女子的地位了。可惜我太笨了，以至他所舉的例子不幸我又忘了；但這一點至少我是記起來的：就是我的生命的全部從此以後應當犧牲于他，幫助他完成他光榮的志向。自然，這不是他說的原文，因爲他是很客氣了；但我想是這樣的，因爲我是驕傲于爲他而犧牲的。同時我

也相信，雖然他表面是客氣，他却顯然是意識到他自己的價值。他對我完全沒有隱飾他是有野心的。

「並不是固執着非成功不可，」他帶一種甜密的微笑對我說，「但我對於我的理想，是期其必成的。」

我希望我的父親能夠聽見這些話。可是爸爸對於羅伯是那麽樣的頑固，以至於他在他身上所看出來的他都叫作……不！我不願意把這名詞寫了出來。爲甚麼爸爸會不了解，用了這種話語，並不足以說明羅伯的錯，反適足以說明自己的錯呢？我確切愛羅伯的地方，是他對於自己並不寬，他從來沒有不注意他自己的責任。在他的旁邊，我就覺得所有的別人都不了解真正叫作「身份」的這東西。他處處是想勝過我的，但我們在一起的時候，他却留心不讓我覺到這種意味。有時，我發現他還作得過火了一點：比方說，他怕我在他面前過於自己感到「小姑娘」氣了時候，他自己也就裝起「小孩子」起來了。在我昨天責備了他這一點的時候，他忽然以一

種莊重的神氣帶一種叫人迷醉的憂鬱態度說：

「大人也不過是一個上了年紀的孩子！」說完，他把他的頭靠在我的膝上了，因為那時他是坐在我的腳下的。

這是多麼動人的，充滿意義的，有時如此深刻的字句，如果不記下來，實在是可惜了。所以我立誓要儘可能地記下了他。我堅決相信，將來再讀他的時候，一定是令人快樂的。

於是，立刻，我們就發生了記日記的意見了。我不知道爲甚麼我用起「我們」來了。其實這意見，和其他許多好意見一樣，是出於他的。簡單說，我們兩人彼此相約寫日記了，即是說，我們相約各人寫一份日記，他叫這日記作「我們的」歷史。對於我，這倒是容易的事：因為我是只爲了他而存在的。至於他，他能否辦到，實在叫我懷疑，即使時間對他並不欠缺的話。同時我也覺得，也不應當以這一件小事，太佔着他的思想。我也委婉曲折地向他說過，我了解他有他的事業，他

的思想，他的社會生活，他不應當過于重視了我的愛情；若果說，他應當是我的整個的生命，但我不能，也不應當是他的整個的生命。我是非常想知道，所有這些，他是以何種方式記上他的日記的；但我們是立了誓，彼此都不把日記給對方看的。

「要在這種條件之下，這日記才可以說是神聖的。」他一面吻着我，一面說；他並不是吻我的額，而是精確地吻了我的眼與眼之間的地方，這是他最樂意的。

不過，我們也同意了，假如我們之中，誰先死了的話，則這日記便當遺給這未死的一個。

「這是當然，」我這樣稍稍有點呆笨地說了。

「不，不，……」他用一種很嚴重的聲調說，「這我們得相約好，那就是大家不要毀了它！」

當其我說我在這日記中寫不出甚麼來的時候，你微微笑了。的確，你看，我已經寫了四篇了。若叫我不再唸這些日記，那是叫我怪難受的；但若叫我再唸這些日記，而不叫我撕了它，那更其難受。可是終於叫我自己也感到奇異的，是我很高興又重新寫起來了。

一八九四年十月十二日

羅伯是突然被人家叫到白比安他母親那裏去了；好久以來，他已經收到關於他母親很多很惡劣的消息了，我向他說。

「我希望這是不不要緊的事。」

「大家都這樣說，……」他帶一種莊重的微笑反辯，這種微笑，可以叫人看出他是如何深沉地注意到這件事。對於我自己那不合理的句子，我自己都恨起來了。



假如要在我的生命中，除掉我所作的一切庸俗的舉動，在我的談話中，除掉一切庸俗的句子，那麼，剩下我還有甚麼呢？應當和一個高尚的男子保存接觸，以便我能看出我的庸俗來，是麼！羅伯之所以值得誇講的地方，恰恰是他所作的和所說的與衆不同；而在這一點上，他又不是矯揉造作或者出于自誇。我常常想找一個名詞來形容他的態度，衣著，談吐，動作；「奇異」，他又沒有這樣顯著；「獨到」……「特殊」……都不對；我最後發現「出衆」這一個名詞，我願意這個名詞不再用來形容另一個人。他整個的人和他整個的態度，這一種非尋常的出衆地方，我想只有歸功于他自己的；因為他告訴過我他的家世是很平凡的。他說他也並不羞于談到他的雙親；不過同時他叫人了解，若果出于另一個天性沒有他這般正直高尚的人的話，他的雙親是值得羞于談到的。我相信他的父親是在作生意，羅伯還很年青的時候，他就死了。他十分樂意談到這件事，我也就不再追問他。我相信他是很愛他的母親的。

「只有對子她一人您才有吃醋的理由。」當其我們還在客客氣氣地稱呼您的時期，他這樣對我說過。他還有一個妹妹，已經死了。

我要利用他離開我的機會，和他因離開我而給我留下的時間，來記一記我們認識的經過。媽媽準備叫我去赴達布雷家的茶會，可以聽一位好像是很有名的匈牙利提琴家演奏，但我藉口說我非常不舒服，希望大家讓我靜靜的，單獨一個人……同羅伯。我不了解，從前我為甚麼會許久都能沈緬于「世俗的歡娛」之中；或者，更精確地說，我史過於了解這一點，了解我愛世俗的歡娛是由於人家能誇講我的虛榮。現在，除了羅伯的誇講以外，一切我都不追求了。叫別的人歡迎，於我有甚麼關係呢？或者說，這是因為他，爲了我看得出來的他所感到的快樂，所以我才如此。但是，會幾何時，而這一切似乎已離我很遠很遠了；會幾何時，我是多麼地繫戀着那些微笑，那些喝彩，那些誇講，那些羨慕，甚至於同伴們的那些嫉妒！記得？我參與那個樂隊，我坐在第二部鋼琴上，我奏（我認爲那是很眩惑人的）貝多芬第

五支曲譜，伴着羅吉達的獨唱。我是很謙虛的，但我被人那麼地讚賞，以至於我收到的賀詞比她還多了。「羅吉達並不驚人，她不過是一個職業化的歌者，但愛維爾……」誇講得最厲害的人，是一些根本不了解音樂的人。我也知道這一點，但對他們的誇講，我好像總是報以微笑了。……同時我還這樣想……「說不定他們的賞鑑力比我所相信的還高……」這樣我對於我的無理的虛飾就放肆起來了。真是無理，現在我才十分明白，人們最大的娛樂便是譏笑；而在一個社會中，我是顯得最可譏笑的，我知道我也不很美，不很聰明；我看不懂這一點。羅伯竟在我身上，發現了值得熱戀的地方。在社會上，我稍稍出色的唯一本領，那就是我的那點勉強可以的鋼琴才能；可是好幾天以來，我已拋棄了鋼琴，無疑地一定離棄了。鋼琴有甚麼好處呢？羅伯又不愛音樂。還是我認為他的唯一缺點。但反之，他對於繪畫是那麼熱中，那麼了解，以至於我對於他自己不畫畫奇怪了。這意見我也向他說了，他微笑着，他向我解釋說，當其一個人正「愁」（這是他用的名詞）天賦太複雜

了的時候，最大的苦難是把這最不值得有的這一種天賦也看作重要。如果真要弄弄畫的話，別的事都會犧牲了。他也向我說過，他不認為繪畫是畫人類最大的服務。我相信他是要致力於政治，但他也沒有特別給我說明。總之，無論他從事於任何事業，我相信他一定是會成功的。他稍稍叫我煩惱的地方，是他無論想完成任何事業，都不需要我對他的幫助。不過，他是那麼的善良，他裝作並不比我更詭詐，這點小小的戲法是那麼地溫柔，以至於使我沉醉於其中而不自覺了。

這樣長拖拖地儘說我自己，這是我立志不要這樣作的。布黑德院長，常常防範我們，叫我們不要墮入自私的陷阱中去了；他說，自私有時會戴一種忠誠呀愛情呀的假面具的，他實在有理由。人們是愛犧牲的，爲了想到自己是有益處而得的快樂；而同時人們又喜歡聽見人家說到他的犧牲。其實真正的犧牲，應當只有上帝才認識，只有等他的青睞和他的酬報。但我相信，訓練人謙遜，再沒有比從愛別人的價值着手更好的了。這是在羅伯的身邊，我才十分了解我所欠缺的一切，我是如何地

渺小；我願意加在他的身上……但現在，我要開始敘述「我儂儂」歷史了，首先，我敘述我們如何相遇的這一段。

算起來已經有六個月零三天了，這是一八九四年四月九號的事。我的父親母親，爲了慶賀我得了公立學校的獎，允約了我到意大利旅行一次；可是叔父的死，和他因孩子們都年幼而發生的承繼的困難，遲延了這一種計劃。本來我已打算犧牲了這一次旅行的時候，爸爸却突然把媽媽和他的侄女兒們留在巴黎，而引我到佛羅倫斯去過假期。我們就住在紀哈的寄宿舍裏，這宿舍還是T太太寫信介紹的。在裏面寄宿的人，都是「上流社會」，因爲這，和他們合在一棹吃飯也才不覺得討厭。三個瑞典人，四個美國人，兩個英國人，四個俄國人，一個德國人。法國人則只有我們和羅伯。大家用各區的語言說話；尤其用法文的時候多，是爲了那些俄國人，瑞士人，我們三個，還有一個比國人的原故，我剛才忘了記上的。沒有一個客人是討厭的，但羅伯的出衆却遮蓋了他們全體。羅伯是坐在我父親的對面。父親是有點板

面孔的；對於和他的地位不相同的人，有時還很不可愛的。因為我們到得最遲的原故，自然，我們沒有立刻就參加會話。拿我來說，我倒很想說話；但若果我表示得來比爸爸更其可愛，似覺太欠謹慎；於是我也學他那麼謹嚴了。因為我坐在爸爸旁邊的原故，在這種普遍的熱鬧場合之中的我們的沉默，形成一座小小的冰島了。最有趣的，是我們無論到任何地方去，都不能不遇見幾個同寄宿的客人。爸爸對他們的微笑，敬禮，看得出來是十分勉強。當其我們每次上桌子的時候，所有的人都知道我們今天到聖科羅司去來或白帝宮殿去來。——「這真叫人難受！」爸爸常常說；然而他們冰，到底溶解了。至於羅伯，我們簡直是到處都遇見他。進教堂，到博物館，看見的第一件事物，就是羅伯。——「好，又是他！……」爸爸叫起來了。最初，爲了不使我們拘束起見，羅伯裝作沒有看見我們；因為他是非常細緻的，他了解這一種繼續不斷的會見使爸爸生氣。他在等待爸爸同意的招呼，他總不先行表示。爲了謹慎起見，他假意專注意於賞鑑名畫。有時，爸爸的招呼，成爲等待

的對象了；因爲對於羅伯，爸爸是格外扳面孔的。在這情形之下，我都稍稍有點不自然了，因爲這一種扳面孔，幾乎到了無禮的程度，這是我可以說的。由於羅伯的性情十分好，所以還沒有形成。但我終於不能不微笑了，因爲他了解，至少在我方面，這是沒有惡意的。同時，我的微笑如果沒有爸爸的冷淡那麼多，我會感覺到怪難受的。不過，尙幸爸爸沒有注意到這一切。因爲這一切的經過，都是稍稍在他背後的。羅伯是很高雅的，他並不表示他看見了這些，他也沒有直接同我說過一句話；這是爸爸惹不到的地方。在我和羅伯之間，創造出來這一幕啞吧通訊喜劇，叫爸爸不知覺，我是稍稍有點自責。然而有甚麼法子避免呢？

增加爸爸的守口如瓶的原因，是羅伯「不是他人類思想的人物」。我就從來不十分了解爸爸的思想是甚麼，因爲我對於政治是一點兒也不懂得。但我知道的是媽媽所責備於他的是她稱爲「唯物主義」的這東西，是他非常不喜歡傳教士這一點。當我更年幼的時候，奇怪他也許是好。他不去作禱告；他說「宗教不會把人變得更

好」，這我也不相信是很正確的。媽媽說他「頑固」；但我相信他比她還有更好的心腸；當其他們辯論的時候，這是他們常常有的事。媽媽用的那種聲調，以至於叫我的同情總是給爸爸了，即使我不認爲他有理由的時候。他說他不相信天堂，但布黑德院長却說，當其他將來到了天堂的時候，他非相信不可；因爲他會直到那裏的，不管他如何，他是會被救的。這是我內心完全相信的。像我父親母親聯繫得這麼好的家庭，而基於一種稍加好心就可以同意的觀點上，發生起爭執來，這是叫人愁悶的。總之，在羅伯身上，是沒有這一種可怕之點。因爲我沒有一次看見他進禮拜堂不作禱告的；他所有的思想都是仁愛，高尚。我不相信「自由評論」會和爸爸說的一樣，是一種「壞報紙」，所以他也就只讀「時報」；事情的第二天，我覺得情勢更壞了；在紀哈的寄宿舍中，只有羅伯同爸爸兩人面對的在吸煙室裏。大廳的門是大開着的，我可以看見他們；各人坐在一把安樂椅上拿着一份報紙；羅伯，把他的報紙稍稍過目以後，不小心就遞給爸爸，一面向他說了幾個我不會聽見的字，爸



爸是那麼地動怒，以至於把放在椅子邊欄上的一杯咖啡也打翻到他的漂亮褲子上了。羅伯十分道歉，自然，這真不是他的錯。當其爸爸用手巾揩乾褲子的時候，羅伯看見我在大廳中，便直接向我作了一個暗暗的表示，十分故意地表示他的歉意。這種表示是做作得那麼地滑稽，以至於使我忍不住笑了，馬上轉開臉，因為我覺得我也在那裏笑爸爸的。

看啦，這是六天以後，爸爸的一種風濕痛症發作了。……啊，這一種享受是可怕的……自然，我是提議留在宿舍裏伴着他，讀東西給他聽，但，天氣是很好的，是他強迫我出門了。那麼，我就利用他的不在，而去參觀西班牙教堂了；因為他是不十分喜歡元始的東西。自然，在那裏我就遇見羅伯，我除了和他說話以外，不能夠作別的了。但，在他詫異我單獨出門而十分客氣地詢問了爸爸的病況以後，我們只談了一些繪畫的問題。我從幸運我對於繪畫的無知，這給他一度完全為我解釋的機會。他有一本很厚的書，但用不着打開牠，他對於這些老畫家的名字都能

夠背誦。我還不能十分同情他的愛好，比如拿那些水彩畫來說，我還覺得是很不成形的。但我又覺得他向我說的一切是正確的，我的眼界對於各種東西都大開了，這是我單獨不能達到的。隨後，我也就讓他引我到聖馬可修道院去了；那麼，我好像才第一次了解繪畫。沉醉於一種共同嚮賞之中，這是如此的美妙，以至於，在安熱利果水彩畫之前，我沒有想到我挽着他的手腕了；直到人們走進了我們兩人一直站着的的小教堂的時候，我才發覺了這一點。羅伯沒有說過一句不可以叫爸爸聽見的話，但我回了寄宿舍的時候，却不敢把這一次的遭遇告訴爸爸。無疑地，要叫我這一件無論如何不能忘懷的紀念向他隱藏成來，這是很苦惱的。但是，稍後一點，當其我把這「遺忘誑語罪」向布無德院長自首的時候，他却安了我的心，真的，同時我也就把我們的婚約告訴他了。院長是知道爸爸不贊成的，但他知道爸爸不贊成的理由，完全是羅伯的思想問題；這又恰恰是媽媽和院長所贊成的一點，而且，爸爸是這般的好，他並沒有反抗許久；正如他說，他最關心的第一點，那就是我的

幸福。可是我是幸福的這事，他又不能懷疑。

在未說到我們的婚約以前的我得說到我們在意大利的最後的一天。但我得讓我的筆尖迅速地跑到這一個神祕的字，在這一字之前，其他一切的回憶都暗淡無光。在離開佛羅倫斯以前，羅伯要求爸爸 允許他在巴黎來拜訪我們。我是多麼地怕這要被爸爸拒絕！但幸好，羅伯是十分認識我們表親拜爾全家，他們請我們和他一起去晚餐，這就叫事件更爲容易了。第二天，羅伯送了媽媽許多禮物；幾天以後，他就來求我的婚（求我的婚，這句子我覺得多笨呀！）起初媽媽是稍稍有些驚異，當其她向我說的時候，我是更其驚異；因爲羅伯還沒有向我真正地宣誓過呀！當其我承認了的時候，他十分笑了。他向我宣誓說「他沒有想到，但他準備要作的這一個「宣誓」，假如我還不了解他已經愛了我的話。隨後他把我抱在手腕裏，連我自己也覺得，爲了使他了解我是完全屬於他的了這一件事，是沒有宣誓的必要了。

人們送來了一封電報。雖然寫的是我的名字，我讓媽媽折開了：「羅伯的母親死了。」她對我說，她把電報遞給我，我在這上面只看見一件事，就是他星期三會轉來了。

十月十三日

羅伯來了一封信啊！但這是寫給媽媽的；我相信她是會感覺到這是愛她一種忠誠的表示。我了解媽媽一定會保存這一封信，因為他寫得很美；爲了我還想再讀它的原故，我把它抄在下面：

太太，

愛維琍一定會原諒我的，今天我寧願給你寫信而不給她寫信。我不願意以我的悲慘之態擾亂了她的快樂，于是我轉而向着你哭了。「母親」這一個美的名稱

，從昨天起，我只能給你一個人了。那麼，你無疑地會允許我，把對子適才失掉了的這一位的尊敬而體貼的情感，拿來放在你的身上。

是的，使我見天日的這一位已經死了，昨天；我可以說，是在我的手腕中死去的。在禮未完結以前幾點鐘，她都還是明白的。在早上，我把教士叫了來，她接受他的手奉行最後聖禮的時候，她還是明白的。她安詳地走向死亡，彷彿她唯一難受的，無非是我的悲感而已。她還說，她的最後的快樂，是她知道我的定了婚，是她想到並不會把我孤單單地遺棄。請把這些話告訴愛維琳罷，告訴她永遠的遺憾是媽媽沒有見過她。

母親，我請你接受我已經孝順的，永遠尊敬的忠禮。

羅伯

可憐的朋友，我願意參加你的憂愁。我想，我該有悲感；但，無效了。我的心是淹在快樂中去了。我同你感覺的一切，即使是苦，對子我也是一種幸福。

十月十五日

我再見着他了。他的痛苦是何等的相稱而且美麗呀！我開始更其了解他了。我相信他是討厭一切客套話的，因為他同我談到他的喪事，和他向我宣佈愛情一樣，都同樣少說套話。而同時，爲了怕表現感動的原故，他避免所有能給他溫存的一切。並且在我們中間，似乎除了物質問題我就沒有別的問題；至于他同媽媽呢，他們只有處如何承繼及變賣羅伯得到的那些遺產的問題。把我的精神去用到這些事物上，在我是困難的。所以我也就讓媽媽同羅伯去處理了。我了解我們是很富有的人，我幾乎不感激我們的富有，我願意把我們的財產讓給那些要有財產才能幸福的人。但這裏不，我幸福的時候。羅伯告訴我，他自己永遠是滿足的，他不過把錢看作一種足以幫助人們想成功的武器。他同布黑德院長有一段長時間的談話，院長也說

一個人不應該…… 謙虛，但我們應當以牠來完成行善的責任。

可憐的…… 這一切經過都是他不知道的！他每次看見布黑德院長來的時候，他總是說

「真在……！……又必須強迫我出去了！」說完，他匆匆地敬了一個迅速的敬禮

這程度，我生怕傷了院長的心；但他是那麼的好，那麼的和善，以至于他假裝認爲這種不客氣的告別是認了真的事。

「德先生總是這樣忙，」他向媽媽說；媽媽呢，她是以加倍的和愛來修改爸爸  
的無禮。在我是覺得爸爸只要稍稍不合成見，就可以和院長調和的。因爲他也是這  
麼好的人呀！

「我的小女兒，教士們和我，我們信奉的是不同的上帝。」當其我試想戰勝他  
的固執的時候，他這樣回答。「你不要儘說了，你會叫我生氣的。這是你將來也許

會明白的事情，假如你不十分像你媽媽的話。」

於是，我被迫得向他說了，這類的事情，我願一輩子都不明白它；而分離我不等地愛着的父母親的那些偏見，我也不贊成的。但正是這些不幸的偏見，阻攔了爸爸贊成我的婚約。

「我的孩子，」他說，「我不承認我有權力反對你們的婚姻，你知道我是不喜歡使用權威來作事情的。但一種爲我所惋惜的決擇，你不必求我的同情。我所能作的一切，便是但願你不要不久就打後悔。」

十月十九日

這天早上，我問爸爸他到底甚麼地方不滿意羅伯。他看了我許久，起初把嘴緊閉着一句話也不說，隨後他到底說了。



「我的孩子，我沒有甚麼地方責備他的。簡單說，他不叫我喜歡而已。假如我說出爲甚麼來，你一定會辯駁的，因爲你愛他的原故；當其一個人愛了人，他對他所愛的人便再不能看清他的本來面目了。」

「但我正是爲了羅伯就是羅伯的本來面孔，所以我愛他。」我是大聲吶喊了。  
「羅伯和院長，和你的媽媽，和你，常常往來，我只怕這件事，所以也怕他，這就是更嚴重的地方。」

「你的意思是說他不相信他自己說的話麼？」  
「他相信的，他相信的，我相信他是相信的。不相信他所說的話的人是我而不是他自己。」

「首先，爸爸，你對於任何事都不相信的。」  
「你說的是甚麼意思？我是你媽媽所稱爲的懷疑派？」

我們說到這裏就停下了；因爲這一類的說話，只有叫我們彼此都會發愁的。可

的憐爸爸！我預計羅伯必定會戰勝他的……時間的關係。他在爸爸面前表現得那麼忍耐，那麼柔順，那麼靈巧……他很細心避開一切足以引起爭辯的題目（爸爸方面也是如此）。他同爸爸的說話，他叫作雞蛋跳舞，因為在這各種很精緻的課題中，要想到彼此不摩擦，這是應當巧妙地旋轉的。但我有時願意爸爸聽他說話，聽他在爸爸不在的時候說的話？在爸爸的面前，我覺得他自己就很小心自守了。但，他讓爸爸離開以後，他整個的人就活躍起來了。他就會說出叫我立刻想寫上日記的很美的話句。他在這一點上，是這般的聰明，奇特，……正如白，伊俄倫說的一樣，「聽他說話，是永遠不會疲倦。」這是前星期四的事，我們在我表兄弟家同羅伯吃飯。飯後，爸爸同白，摩利司出去了。羅伯同我們說了很久的話，他說的他的故鄉白比安的故事，講他那些小小省份生活上的鬥爭，他對於他那地方觀察得很清楚，他所生活的那環境，他說，即使是他爲王，他也不願意在那裏生活了。聽見他講的形成他父親社會的那些奇怪的人物，叫我很歎然於不認識這些人。但我了解一個如

羅伯這樣有高尚思想的人，那種環境是會叫他窒息的。爲了需要離開這種空氣，他起初就進了教會；因爲他生性是近於宗教的。隨後，他了解他若果參加實際行動的生活，他會作出更好的事件來。布黑德院長誇讚他，我也同院長引用福音書上說的一樣想：這樣一種光亮，不應當「放在斗下」。當其我們聽見羅伯說話的時候，我們情不自已地願意多少人都來聽他說話。在這一點上，我是不會嫉妒的；單獨享受這一件寶貝，在我是好像太欠誠信的。我的人生的目的，是以全力幫助他發揮他自己的才能。

在最近一星期內，我們應當同着去作一些拜訪。把他呈現在我的朋友們的面前。我是非常愉快的。

十月二十六日

幾天以來，我過着一種非常激動的生活……我希望每天都有一點時間給我寫我的日記。但是，我不但沒有時間，同時，就是我獨自一個人的時候，我也不備招待我的思想安放下來了。簡直是一股旋風在搬運我：拜訪，旅行，聚餐，到娛樂場所……羅伯雖帶孝，可是尙幸他並不怕伴着我；因爲，正如他說的一樣，神聖的快感，是不會失禮的；並且，我相信，覺得自己被愛了的這一種幸福，超越了他的憂戚。他伴着我到各認識的商店去，爲我定下許多東西，他以此使得我相信，我們對這些東西，有太大的需要。這是使他發生多麼大的興趣，他的因放任我而得到快樂是如此的顯然，以至於我都不想過於阻止他。我們同着選了一個刻愛神像的戒指，我得承認，這給了我一種強烈的快樂，我不疲倦地讚賞這東西。但是，當其他也想給我買一隻手鐲的時候，我就痛快地拒絕了；雖然他爲了強迫我接受而說了：買珠寶不應當視爲一種「浪費」，而是一種「存放」；「存放」，這是他用的名詞。隨後他更向我解釋說，珠寶鑽石有「漲價值的呼聲」。我却反駁說，無論價值漲與不

漲，於我完全相等。這裏，我們稍稍爭執了一下。我問他說，我的戒指，即使我並不知道牠的價錢很貴，我也得到同樣的快樂，無疑地，這在我方面，是很欠缺溫柔的；於是他叫起來。

「那麼，也可以承認人們寧願粗東西了。」

隨後，也和往常一樣，這正是同他在一起有趣的地方，他就把問題展開，轉變到他自己最關切的「一般的觀點」上去：他向我解釋說：

「現在有人仿造寶石，仿造得那麼好，以致於任何人都看不出來。但是真的寶石是一種財產，而那些假寶石不過是外表有價值而已。」

我試衣服，他總要參加，因為他有一種美妙的賞鑑力，同裁縫討論長短，在他也很感興趣。我的帽子也一樣，也是他同着選的。叫我戴這一些新形態的帽子，我很不舒服。羅伯却以這帽子戴在我的頭上很合適；可是我在鏡子中一照的時候，我簡直不認識我自己了。但是我以為這不過是一種習慣的事；不久之後，正如他說的

一樣，我這一幅面貌，到底還是少女面貌，不過行將不認識了罷了。大體說來，我認爲他所選的一切，都是過於美好了；但我了解他，他很注意於我能增加他的榮譽，從此，我再沒有權利謙遜了。院長知道我的內心還是保留着謙遜態度的，他並且向我說，最要緊的還是心。每天，我對我自己都要重新驚訝一次；我不斷地相信我，不配我的幸福。我怕羅伯發現他是如何地過於高抬了我的價值。但是，或者，因了愛情的強迫，我可能達到同他一樣平等。我的全心想辦到這一點，我不斷地在努力。他是那麼有耐性地在幫助我！

十月三十日

羅伯是令人驚訝的。他是和一大堆閒人發生了關係，而且各色各樣的人物都認識。這使得他有機會，對於有所求於他的人他就幫助；而正因爲人家知道他是熱心

熱腸的人，所以求他也就沒有錯。他說，生活中最大的謹慎，是永遠不要祈求不一定能得到的東西。但是，他對他們服過務的那些人，從來也沒有拒絕過他甚麼；他也只有一些正當的要求，他所要的一切，很容易就得到了。他到處都可以出入，我無論同他到任何地方，未有不看見許多手向他伸過來的。我曾經求過他，叫他只把一些真正的朋友才介紹給我；但是，人們只要稍稍認識他，不變成他的朋友是太難了。他是有能力向任何人，說任何事件，都彷彿是他的專長似的。認真說，我不相信他會有知心朋友。有一天，我曾經把這件事問過他。他沒有直接回答我，但他溫柔地把我拉過去對着他，他說：

『友誼，這是愛情的側室：實在說，我過去對於羅吉達，對於伊俄倫那種偉大的友誼，也不過是臨時的，而我第一個真正的朋友，就是羅伯。』

他想叫爸爸驚訝一下替他弄到一個勳章。因為他認識教育部的首腦，他肯定這件事在他是很容易的。爸爸一定不會拒絕，我相信，在他內心他還是極歡喜的。羅

伯不爲自己打算却想到替爸爸弄十字勳章，我認爲實在很妙；不過，他不在乎這一點，甚麼時候只要他要，他都辦得到的。聽他同一般他替我介紹的那些顯要的人談話，我意識到我自己的蠢笨。我僅僅敢於混在他們之中談話，我生怕丟了他的面子。我會經請求他給我寫一張我應當認識的書目，只要我稍有一點時間的時候……但，甚麼時候呢？我們已決定在正月尾結婚了。這在我覺得是可怕的久遠，可是時間倒却以一種可驚的速度逃亡了。結婚以後，我們得立刻到突尼西去。這不僅是一種愜意的旅行，羅伯在那裏想打算管理一種農業上的事業。他說，世界上最大的快樂，是同時可以利用的快樂。他的思想是從來沒有不使用的。他不斷地訓練自己，他知道轉向於他有利的一方。

我們不能放下的最大的問題，是我們的住屋的問題。我們去看過很多的房子，但無論那一所，媽媽、羅伯或者我，總會發現它有不妥的地方。我相信我們只有去找羅伯認識的一位建築師，我們才會調和的。他結果替我們建築一所地勢極佳的房



子，在陞區，前面可以望許多大花園。我們是最高十層樓的主人，這使我們得以自由佈置我們的家庭，我們把許多時間都消費在討論佈置上去了，再沒有比這更有趣的了。羅伯，和他母親未死以前一樣，並不是很富有的人。他很滿足他安坦街的一間小平房；現在可漸漸覺得太狹小了。他須得在飯館裏吃飯，這一面消耗了他很多時間，同時也敗壞了他的胃口。我要求去看他的住處，我相信，他稍稍有點拒絕告訴我。但是，我很驚奇，那地方並不如我理想中的混亂。一切的紙張都分類放在合齊或者卷宗裏面的。而這些東西，都由他創造了一種神妙的標籤標示了出來，無論他需要找那一種參考材料，他立刻就可以找出來。所以他的爲人服務也那麼地容易。他認爲一般人類是欠缺科學方法，所以社會的標構，照他說來，就還沒有結構好。他最愛引用拉風德倫的詩句「最不會欠缺的是資質」，他於是斷定要緊是善於把自己的資質弄得有價值。我認爲這是真理，尤其對於和他有良好的秉賦的人。但是，當其我向他說我的資質就不值甚麼的時候，他却否認，並且溫柔地肯定說，許

多主持沙龍而眩耀於社會的太太，其知識程度遠不及我。他說這話的時候，神氣甚爲嚴肅，我生怕他對於他的未來的妻子抱了太大的幻想。至於希望他抱這種幻想的時間能夠長久一點！總之，不論如何，我只要有時間，就得修養我自己；總要強迫我自己和他不配的程度日漸減少。

我顧慮到這件事，我想知道他是否也保留了時間來寫我們倆約要寫的他那一方的日記；我請求他給我看一看；啊，不是叫給他給我讀的意思！但我只簡單地希望瞧一瞧。認真說，我是怕他就延了這事罷了。但他保證我說他寫了。他裝這日記的抽屜是常常細心上了鎖的。他把這抽屜指給了我看，但是拒絕把日記拿出來，雖然我允約他絕不翻開看，他也不肯。

十一月三日

昨天我們在畫家布爾魏爾司多爾夫家晚餐。這個長得可怕的名字，我還不曉得寫錯了沒有，不過，雖是有着這樣的名字，他却不是一個德國人，也不是一個猶太人，而是一個羅伯與他以很大的助力的可憐的令人尊敬的青年。他把安坦衛他的小平房中堆滿了一大堆賣不出去的畫；這些油畫，都是羅伯以恩惠態度買了來的，意在不叫他的自尊心稍受損傷。我告訴羅伯，我認爲鼓勵這樣一個慣壞了的人實在是不智的行爲，最好無論叫他去作甚麼都比叫他作畫家好一點。但是，這位青年任何別的事都不會作；加之，他自己又相信他對於畫有天賦。並且，羅伯固執地認定他有「某種才能」；在這問題上，我們稍稍爭執了一下；因爲無論你看着布爾的那一張破畫，都會叫你了了解他是懂得這門手藝的人。但羅伯却引經據典說許多名畫家在開初也不爲人重視，而爲人認爲是塗鴉之徒。因爲我始終不肯認真地承認他所說的話是對的，他於是不免稍稍有點生氣，並且以不容人置辯的氣勢加上說。

「再說，你要相信，若果他沒有價值，我也不這樣和他發生關係了。」

（我只阻擋了羅伯不敢把這些可怕的東西掛在牆上。他把牠堆在一個大櫥中，終於爲我發現了。因爲他授權與在他家全部搜索的）羅伯的聲音是那樣的破裂（這樣說話是他的第一次）以至於使我的淚從眼中流出來了。他看見了，立刻又變得  
很溫柔，腕抱着我，對我說：

「你聽我說，你願意我給你介紹認識他麼？你可以判斷他是不是爲你所相信的  
那麼蠢笨！」

我同意了，這樣，我們就請了他。

好，這裏我得向羅伯道歉了，布爾魏爾司多爾夫，在我看來，差不多還是很動人的。我用「差不多」，是因爲他到底總有點甚麼與我不相投；他對於羅伯，雖不說是「忘恩」，至少是太不知道感激。他好像忘了他負羅伯的一切，簡直連恭敬客氣的程度都不夠，我很知道，這在他的口中是不重要的；他的聲音的親切倒賠償了他詞句的粗野。但，我好幾次聽見他，向羅伯說：「老兄，你的理論是站不住的」

。當其羅伯給他一種很好的指點而他並沒有聽懂的時候。反之，他對於父親說的一切，却以一種謙讓的，微笑的虛偽態度贊成了；他的謙讓和微笑的程度，幾乎把虛偽變成了誠實；而爸爸，總而言之是滿足了。起初，我預料我所等待的是一個浪人，而結果來的倒是一位穿得很好，甚至於很雅緻的先生，態度不錯，並且十分留心他自己。的確，他是聰明的。他精彩地講着一大堆很有趣的故事；如果他不過於愛用詭辯的理論的話，和他說話是很愉快的。在他的面前，一個人不敢確言地說，他是否稍稍在譏諷你：比方他說，拉發爾和普教是他比較更喜歡的兩位畫家，所以他自己的畫是很少認真被人了解。總之，這還算是過了一個美妙的夜；而且我相信，我是很喜歡再見這位很勇敢的布爾的。但是，爲了這，羅伯突然叫我替他畫一張肖像的時候，……：布爾和我，我們都沒有想到這件事；因此簡直大家都不知道說甚麼的好，這實在是很笨拙的。我覺得羅伯最好事前徵求我一下同意。那麼，我可以對他說，從此時起到我們結婚以前，我簡直沒有空閒的時間來畫像；「這

一件快樂」，應當把他放在我們婚後旅行過後再說。當其，被維伯催促着的布爾，已經願意作第一次畫稿約會的時候，我就把這些話向他說了。他肯定的說，他只要打三四次稿子，記下一些要點下來，他就可以在我們不在的期間，加以記憶力的幫助，畫成我的肖像；在我們將來的時候，不過作一些修改就成功了。認真說，當我想到他畫的那些怪物的時候，我給他畫像的這件事，真不感甚麼興趣了。但是我們終於決定了去參觀他的畫室。

十一月七日

奔跑，招待，拜訪。我再沒有時間寫我的日記了；讀書的時間，我自己舒展一下的時間，讓我自己感到幸福一下的時間通通沒有了。最使我發愁的是所有這一切，把我弄得來成了可怕的自私者了。每天的問題就是「我的」快樂，「我的」裝飾

，「我的」舒服，「我的」興趣。好像，我從此以後，我已經沒有別的舒服，別的興趣。只有羅伯的舒服和興趣了！甚至於我的客廳中的傢俱，能夠叫我喜歡的東西，就是羅伯所選的東西。他送我一張很美妙的寫字台，這寫字台可以鎖他的來信和我自己的日記。不過在我們未佈置好以前，木商還不肯把東西抬來。這遲延了「我是在我自己的家」的感覺，也遲延了「我稍稍恢復了自主」的時間。這些閒散的日子，使我覺得是這麼地空洞……：甚至於我覺得就是羅伯，雖然我很少離開他，也和我自己一樣，不容易看見他本人了；我幾乎完全沒有同他單獨在一起的時間了。應當向每一個人微笑，回答一些蠢的問題，表現自己的快樂，玩着一種幸福的喜劇；這一種不斷地表現自己是幸福的工作，幾乎叫我不幸福了。假如我把這種虛偽也認真看待了的話，我很驚訝一般毫無關係的人，那種表示同情的堅定而深刻的態度。對於完全無意義或毫無趣味的人，表示「結識閣下是非常愉快」的這遊戲，我還得學習學習呢！

十一月十二日

最近一些時，我常常看見伊俄倫了。我覺得，同她談話，是如何輕易就覺得自己變成一個幸福的自私者了。叫我變壞的，是我想羅伯的時候比想自己的時候還多。但是，一想到他，我總任我的心自由，無疑的我不能減少對他的愛，不能對他的愛加以限制。我的目光只專門注意他。這只是前星期四，我才發覺伊俄倫面色不好了。我的眼睛可以說是忽然開朗，或者可以說，我活在其間的迷雲忽然破了；她表現得那麼地不同了，以至於叫我怕起來，我強迫詢問她，結果逼成功她自己承認她的愁苦的原因。我知道她所愛的那位青年男子，他和她已經訂了婚約，但他騙了她了，最近她才發現，她看見他同另外一個女人……

「你爲甚麼不早對我說呢？」我問她。



「我怕攪擾了你的幸福。」

對於我似乎是帶着可怕的「禁止入內」這一種類似私產的快樂，我有些發愧了。不，不，我不要這種不給人同情的幸福。苦於失了我的友情的伊俄倫，她是需要幫助的。她怕她不能對這位夠不上她愛情的人停止她的愛，她想找一種工作，以便稍稍忘了她的憂愁。她想在醫院中去找一個位置，我覺得這意見是不錯的，至少臨時。我一面守着她這種決策的原因的祕密，正如我允約了她的一樣，我一面想叫羅伯注意到這一件事；因為他對伊俄倫也表示注意的，同時他很認識拉揚克地方的很多高級醫生。他可以用完全負責的態度介紹她。因為我毫不遲疑，像她這樣忠實，聰明，伶俐，一定能勝大任的。

十一月十四日

羅伯是何等的可愛呀！我剛把伊俄倫的願望向他說了以後，可以說，他立刻就打電話給馬爾商醫生，並且約准明天晚上同他晚餐。地點是萊錫很著名的「銀塔」。

「一頓好的飲食所獲的一切是難以盡數的。」

他說我參與這一次的聚餐，並非無益的事，所以他決定請爸爸允許我伴着他去。我覺得很快樂，因為同他在一起作的一切，都叫我感到興趣。這一點，可以保證我，爸爸對於我們的婚姻<sup>性</sup>的觀感，會減少壞的程度了。同時，我自來幾乎還沒有在飯館吃過飯；而且，如果這對於伊俄倫有所助益……羅伯說，馬爾商是一個不大通氣的傢伙，但對於吃好的飲食却十分有情感，所以菜單他是特別留心的。

我生怕在談話中用了一些羅伯說過的不通的成語或句法，使得他不高興。而這些成語或句法又是我的環境中時時聽見的。只要一說過以後，我們單獨在一起時，他一定現記着糾正我。因此，在聚會中，我常常保守沉默，怕的是忽然在他臉上，

發現一種動氣的表情，而這表情，又只有我自己才特別得出來，是說，是叫我懂得我這一次的話又說錯了。但是，同馬爾商博士，我又決定了要說幾句話，所以我稍稍有些戰慄了。我很有自知之明：設有人在旁過於注意了我，我便很拘束，完全不自然了。我請求羅伯在吃飯的時候，不要過於看着我。我在他的目光中，會看出他所想的一切；只要我略略看見他有一些兒不贊成的暗影，我全部都崩潰了。尤其使他生氣的，是在一種不包含「比較級」（或最高級，我也不明白）（註）的意味的形容詞上，用「很」字，這是他說得很不錯的。在他未指示我以前，我慣常愛說：「我很餓了，」或「我很有睡意，」或「我很有怕。」

「爲甚麼不立刻說：我很有勇敢，我很有頭痛呢？」他向我如此說過。

註：法文的形容詞分三級，平等級，比較級，較高級，例如：好，更好，

很好，卽此三級——譯者。

我懂了這其間的微妙的區別了，我承認我事前沒有想到；但是，現在，爲了怕弄錯，我不願再用「很」字了。一個人自然不容易細心想到在他用的字後面是跟隨着的名詞，形容詞，或副詞，……；同時，我覺得羅伯還矯枉過正了一點。例如：他也不願意我說：我很生氣，但「生氣」也並不是一個名詞呀！他很想給我解釋說這到底也不是一個形容詞；可是我相信他自己也鬧胡塗了；因爲，在他向我說了「你立刻會了解的……」以後，後來，他倒突然把這一課小功課停頓下來了。可是結果，我倒想完全明白這些文法上的規則了，想把這些規則運用成相當的習慣。既然羅伯都那麼說，他認爲保存語言的純粹性，是婦女的職守之一；因爲她們，一般地說來，比男子更富有保守性，若果忽略了她們的語言，那算是失了他們的天職之一了！

十一月十六日

「乖乖！」爸爸叫了起來，他常常歡喜用這樣的叫代替他家常的咒詛。當其他知道我們吃飯的地方是銀塔的時候，他說：「你們真是甚麼地方都去了！」他告訴我，他雖然深知這是一個真正老饕們的餐館，但他自己却從來沒有去過。這我得詳細地「敘述菜單」了。從羅伯和我們的客人下咽時的微笑來判斷，菜食是考究的，酒是美妙的；因為我呢，其實知道得不多。不過，馬爾商這傢伙是一個多麼討人厭的人呀！

「這種無業的姑娘們，都有同樣的傳染病的！」羅伯剛一向他提到伊俄倫的時候，他就這樣叫起來了。

這差不多是在飯後，羅伯認為對此公開機會「成熟」了的時候，他才用一種唧唧啞啞的態度，強調了他語句的粗野性說：

「的確，發生這種意見的，她不是第一個。我總是嚴厲地拒絕了她們這種服務的供獻。慈善會的女修道們，這我們不必說：彷彿，她們根本不是女人。但，世俗

的青年姑娘……藥王菩薩保佑我！請你替我告訴你的朋友，簡單得很，結婚完事。我敢向你保證，這是一個女人最好的工作了。小姐，這話我也很喜歡在你面前說，」他掉過頭來向着我，作了一陣怪笑加上說，「既然你的想法也是這樣。」

「我的朋友不願意摹倣我，自有她更好的理由。」覺得伊俄倫的前途，正是千鈞一髮，所以我鼓着勇氣冒險說。但是我的勇氣立刻退却了，在他的玩笑的態度之前，在他的「哦，真的？」之前。因為他說此話時，是以一種諷刺的態度，把他的眉毛抬得很高。

我是正準備強辯說，每個女子不能夠都希望有遇着羅伯這樣一個男子的幸福；但我却說成所有的婚姻不一定全都是幸福。在這一點上，馬爾商立刻反駁說，倘若結婚不一定是好的，但獨身倒却一定是壞的。「至少對於女人說，」在我還來不及問他爲甚麼以前，他就含諷刺意味地，迅速地加上說，所以，他還是一個沒有結婚的人呢！隨後，無疑地，他發現說話說得太遠了一點，他用一種較爲和緩的聲調

說：

「看吧，小姐，我們彼此……真的，你的朋友，她是這樣地願意替來服務麼？」

「我知道她是很渴望的——」我不體恤地用了一個「很」字，立刻，我覺得羅伯的目光是死死地釘着我了。我發現我的法文的錯誤，因此不敢再說下去了，這給馬爾商得以繼續說下去的機會：

「藝術方面呢？藝術的用途是甚麼？倘若藝術不是拿來作無聊人的消遣，人們創造藝術來作甚麼呢？忠告你的朋友，學學刺繡或者圍畫，既然她拒絕爲我們生孩子以盡她的職責，既然我們又不能勉強她。」

無疑地，這話和我如何地不投機，我已經讓他看出來了。因爲，在他堅決地申明以後，却立刻轉變了談話的方向。

「總之，縱使我願意用她，你的朋友，我也找不到適當的工作給她作呀！我們

的贊美人員刻下是太多了；一個人在我的面前，交叉着手望着我無事可作的樣子，我是不能忍受的。」

羅伯這一次用了不少的錢。他也覺得是受騙了。在他的表情上我們看得出來，他是如何地不愉快呀！我很受感動，他之所以關心伊倫倫，他之所以預付了那些餐費，完全是爲的我的愛呀！我對於馬爾商博士的觀感，對他絲毫沒有隱蔽。他或者是一個大學問家，正如羅伯的斷言一樣，但他的確是一個粗鄙之人。在吃完飯後引我回家的時候，雖然羅伯再三地向我說「我不會饑了他的，」但我總不想再見這位傢伙了。

可憐伊倫倫還等着她服務的席功呢！不過好在她生活是不成問題，她的服務是毫無出于無功利觀念的。我怎樣會有勇氣向她說她所請求被人拒絕了，她的忠實人家不願意使用呀……



羅伯自己也知道，自己覺得無用……感覺得自己一切都應當歸咎於人，扶助人，以使周圍的人都能得到歡喜，可是找不出方法來！

這真悲慘，我全心同情伊俄倫。我謝謝上帝，不叫我墮入這樣愁痛的命運之中，而羅伯選出了我。但，一想到，很多的女子，沒有我這樣的幸福，自己看見參加生養的權利都被拒絕，看見她們生在這世上的理由，是無非使她們的天賦，品行，更有價值，而所有的價值呢，無非是某一位「先生」喜悅程度深或淺的附庸品，這真叫我不痛快。我在這裏立下一誓，假如將來我生了一個女兒，我決不叫她再學爲馬爾商那麼輕視嘲笑的小巧的藝術，一定要叫她受嚴格的教育，將來能夠過自主的生活。

我知道我寫的這一切是不合理的，但叫我默寫這些句子的情感是合理的。我認爲，和羅伯結婚以後，失却我的獨立性，這完全是當然的（我不願爸爸的反對和羅伯結婚，這是一件獨立性的行動），但每個女子選擇適宜於她自己的服務的對象至

少應當自由。

十一月十七日

羅伯正忙於集合資本創辦一種文藝的報紙，這報紙是他當社長；它應當在我們從突尼斯回來的時候開始出版，即是說，來年春天的話；但，最好是在我們出發以前準備好一切。因為我們婚後立刻就得出發，即是說……不久的話。他對我浪費的各種照料，並沒有妨害他的工作。謝謝上帝。倘若他把我作為他生命中唯一的目的，那我倒沒有這麼地愛他了。我這裏來是為幫忙他的，不是為改變他生活的方針的。他應當把他的目光放在我的圈子以外。

十一月十九日

每天給我帶來一種新的快樂。今天早上，當其羅伯把他剛收到的馬爾商博士的來信給我看的時候，我如何不驚訝呀！他忘了那天晚上他向我們說的一切的話，或者是他對那些話自覺慚愧，他要求伊俄倫到醫院去見他，他說，他要同她考慮一下他如何使用她或如何幫助她……

那天以後，我還沒有見過伊俄倫，還沒有機會向她說到我最新得到的那些不愉快的印象；現在只向她說這幸運的結果，好極了。

十一月二十二日

今天早上，我有一個很大的弱點。但是，對於羅伯，我如何能夠拒絕他呢？那時我是在小客廳裏，我沒有想到他那麼快就會來的。我正打開我的日記，準備記載昨夜我們在俄國假面跳舞廳裏面的經過；那時他突然進來，要我把寫的給他看。我

帶着笑向他說，他只能在我死以後才能看我的日記，依照我們的約言來說。他也帶着笑，向我說，在這情形之下，他也許一輩子不能看我的日記了，因為他也許會先我而死的。同時，這諾言也不是如何鄭重的諾言，他向我宣佈無效；另一面，我們又曾經相約，彼此間任何事件都不得互相隱瞞；那麼，從各方面說，他要求讀我的日記的慾望是那麼強烈，以至於，倘若我不立刻滿足他的慾望的話，他幾乎會破壞了他的幸福……總之，他表現得那麼迫切，那麼固執，那麼溫柔，以至於我終於讓步了；條件是，他的日記也得給我看，這他是完全答應了。

我離開了房間，讓他自在地看着我的日記。

但是，從此，興趣是被中斷了；這是我所怕的。我之所以寫這幾行，是爲了記載爲甚麼這幾行成了最後幾行的原因。顯然地，爲了他我才寫我的日記，但是，卽是只爲了害羞的原故，我也不能再寫他了。他從此也只能再看這幾行了，我也不再向他隱藏了。

不，我並不會減少對他的愛，但是這只能夠出於立刻。（這句話也許根本不通，但是它是自然來在我的筆下的。）

十一月廿三日

羅伯剛才使我非常苦惱；我對他歉然，這還是第一次。在這裏記下這經過。對我都是一件不愉快的事。因為我的原意是希望這冊子充滿我的快樂的表現，不過，無論如何，我總得把它寫下來。我所寫的這些，我願意他讀它，因為倘若我直接向他說的話，他不會鄭重其事地看待我的語言的。

我到他的住處去，想讀他昨天在看的日記以前曾經允諾過我，他的日記也得給我看。你瞧，他承認這日記根本不存在！他從來一行也沒有寫過；他其所以讓我如此長久地相信他在寫日記的原因，他說這無非鼓舞我繼續寫我的日記的勇氣。他說

這些話的時候是一面在笑的，同時他吃了驚，隨後甚至於生氣了，原因是我沒有跟他一樣笑，沒有把他的狡滑作爲我們共同的娛樂。反之，我還因此而發愁了，我責備了他，並不是爲他沒有寫日記，我了解他沒有這種時間和這種需要；我責備他的，是讓我相信他在寫而騙了我。這一來，你反過來說我的脾氣不好了，說我小題大作了。他就不願意了解我愁悶的這一點是在我如此其重視的事而在他是如此其輕忽！他看得出來我的心如此其騷戀的東西，他却如此其輕佻地看待它。不久，我也想，不踐諾言，也許不是他的錯；以此而抱怨，也許是我自己的錯。要叫我找出理由來攻擊他，於我實在是一點快樂也沒有，我甚至於想替他找出理由來解釋他的行動；但我願意他至少要表示一下後悔，給了我這許多的苦惱。

我這樣自訴，我顯得是一個忘恩負義的人，我請求他原諒我。但是，從此以後，**決定地，這日記是認真沒有存在的價值了。**

第

二

部

二十一年以後

一九一四年七月二日於阿卡松

我拿着我的這本冊子，有如一個人在完全無事可作時，拿着一種刺繡工作一樣。不過，倘若我重新寫起日記來，唉，這已經不是爲羅伯而寫的了，我所感覺的，我所思想的，他相信現在是已經完全知道了。我寫是爲了幫助我整理一下我的思想的頭緒；以便我自己能夠看清我自己；正如郭乃伊（註）在愛米里中說的一樣「記余之遭遇兮，並述余之追求。」

當其少年青的時候，我在這句詩中，只覺得它的音韻協調罷了，它彷彿還有些可笑，這是不甚了解詩意的常常有的現象；正如我的兒子和我的女兒，我教他們讀這些詩他們感覺到音韻雖協調而意味仍是可笑一樣。一個人在生命中所追求的東西

註：Cornelle 1606—1684，古典派劇作家的始祖。



，只能希望在偶然遭遇的情況下，有時得着戀戀不忘的東西，就算達到目的，無疑地要了解這一點，是需要有些生活經驗的。我今日的追球是我的解放；我現在的遭遇是社會和我們兩個孩子的敬重。社會的敬重，我努力叫我自己不要去注意它；但孩子們的敬重，却使我較一切尤為戀戀不忘了。寫到這裏，這一點是尤其覺得是如此了。所以，我說，我這一部日記是專為我的孩子們寫的。我希望將來，有一天，他們能讀這日記的時候，對於我的行為，可以作一種公證，至少作一種解釋，是以嚴厲的眼光對我的行為判斷而且定罪的。

是的，我知道，在離開羅伯的時候，表面上，我自己會把錯處歸罪於我自己的，我是不了解法律的人，我恐怕拒絕再同他同居這件事，會弄得我喪失了作母親的權利。自從我回到巴黎以後，我請教律師，他告訴我避免這一點的方法，這我覺得也還不能忍受的；我不能同意沒有我的孩子們。但同時，若再同羅伯長久生活下去，這在我也是不能同意的。唯一的叫我不至於恨他的方法，是不要見他。啊，尤其

是不要聽他說話啊！……寫到這裏，我覺得我已經在厭惡他了；在寫自己都感到如此討厭的句子，却好像寫出來是出於一種需要，是我之所以重新打開這日記冊子的需要。因為，這些，我是不能告訴任何人的。我想到伊俄倫，她爲了怕攪亂我的幸福而不致告訴我，也正如此了。現在，是我該沉默了。而且，即使不沉默，她會了解我麼？……她的丈夫馬爾商也許好一點，我開初見着他時，他好像那麼自私，那麼庸俗，而現在却明白他是一個充滿了好心腸的人了。在這個真正高尚的人的面對，我彷彿覺得羅伯用一種不可言喻的輕視聲音對他說話；比方說，敘述一段對衝，這對話也有然是主角呀！他在他背誦完了自己的得意句子以後，總是

鄉土說

文請一這是我相信應當這樣對他說的話。

你對一他呢？他相信應當怎樣回答你呢？馬爾商博士反問了。

對伊俄倫一刺刺的表示稍稍輕信了，他覺得馬爾商在審判他，這對他是非常不

儘快跳。我相信爲了我的關係，馬爾南才會停止他的諷刺；因爲我常常看見他，對於他所不能忍耐的自滿態度，其諷刺力是極端尖銳的。當然，他不會被羅伯的誇大之詞所誘惑，我常常想：倘若他不礙於我的情面，他早已停止同羅伯往來了。這天晚上，我真是有些打倦了，因爲我了解，爲羅伯的說「相信應當盡責任」這類話的練習慣所激怒的，世界上原來不止我一人！而其實，他的「相信應當盡責任」的事，正是他自己最要作的事，或者，很多次還是於他有利的事。最近，他的事業是成功了。他對我說：「我對羅伯在演說……：」好像他所作所爲的一切，都是出於最高的道德觀點一樣。他那種說「義務」的樣子，使我感到所有「義務」都討厭了；他說服我的信仰，使我對於一切信仰都懷疑了；他說美的情感，使我對所有的情感都乏

味了。

七月三日

爲了引吉達去看醫生，我不得不中止一下。謝謝上帝，我得到了一個足以安心診斷。馬爾商使我們不安了一陣，幸好，我們驚覺得早。這裏的醫生，因爲深知吉達的情形，斷定我們不久就不怕他的病再發了。他認爲，在假期以後，吉達可以重進公學，而不會因此打擊而遲滯了他的學業。

昨天我所寫的一切，我是不甚滿意。我覺得，由於出氣的要求，我太放任我的筆了，而這種出氣，似乎很沒有價值，正如我不易被人了解一樣。我們每個人都有錯，我知道，在一個家庭中，假如沒有原諒，沒有相互間的細小的讓步，斷乎不會協調的。羅伯的錯，對於我，不堪到了這步田地是從何而來的呢？難道說，今日他所使我忿怒的各點，恰恰是昔日我所讓步的各點麼？或者說正是那叫我迷醉，叫我

釋贊不置的各點麼？……啊，我必須認清，變遷者不是他，而是我。而是我所持的判斷。因此，我的最幸福的回憶都消沉了。啊，我墮入那一重天裏了！爲了要解釋這一種變遷，我再讀我二十年前寫在這本冊子上的東西。我看見我是那麼誠實，信賴，稍稍有些癡呆的女孩子，真是怪不舒服。我所記下的充滿歡樂和戀情的驕傲的羅伯的那些話，現在似乎還聽見，但我却給與另一種解釋了，現在叫我感到難受的對羅伯的不信賴，我想追尋牠的歷史的根源。我相信，這是在某一天，在我們婚後不久，當其我父親對他書籍分類的標籤的系統出神的時候，就問他說：

「這是你的發明麼？」

我聽見羅伯回答了，他是用的一種何等不可言喻的聲音，同時又驕傲，又謙遜，又深沉，又舒展在說話呀！

「是的……一面研究，我就發明了。」

哦！這幾乎是不關重要的事，當時我也沒有注意他。但是，爲了在巴克街一家

紙店去續賬的時候，我才聽見說，這一個成功的分類系統，是出於他的商店而不是羅伯的研究所得。於是，羅伯的「相信應當採取」的一種發明家的神氣，來宣揚他的「我發明」的這態度，我感到毫無價值了。——是的，是的；聽見了，我的朋友，你發現了巴克街的分類籠；却爲甚麼要說「一面研究」呢？那麼，應當加上，一面研究我函索來的那些信件」……一剎那間，我覺得即使一個學者，在一個認真的發明以後，他也不會說「一面研究，我就發明了」，因爲這是自然的道理。所以我覺得，這些話，出於羅伯之口，只能掩飾他自己從來沒有發明過甚麼罷了。我親愛的父親倒是甚麼都沒有看出來，而今日我所寫的這一切，也是後來才看清了的。我簡單地，直覺地，覺得這其間有一種不可言說的東西，表現了他的虛僞。並且，羅伯說這些話並不是爲了要騙爸爸，他說這句話是出於下意識；但正是因此之故，這話越有暗示的力量。這不是爸爸被他騙着了，這是他自己。

因爲羅伯並不是一個假仁假義的人。他所表現的情感，他自以爲是真有此情感

的。同時，我更相信，清算的結果，他是體驗到這些情感的；而這些情感，最美的，最仁慈的，最高尚的，只要他一號召就來了；常常精確地適合他的要求，適合他認為有利的要求。

很多人能被這種情感所攫取，這我真有些懷疑；但很多人却如此了。一種相互間的契約建立起來了；人們或者未必一定受騙，未必一定如他為顧全事實的方便時，表面所示的那麼傻。爸爸最初好像是非常明白，而我則是受了迷惑；他對於羅伯的見解，在我的定婚期，使我非常苦惱。可是後來，爸爸好像變過方向了。我同羅伯每一種爭論，他都認為其錯在我。他是如此的好，如此的弱；羅伯是如此的靈巧……至於媽媽，……有一些日子，我是感到十分孤獨；我所想的一切，只有對我這一本冊子說；我愛我的日記像一個知心而純良的朋友，我的最秘密，最痛苦的願想，只有向他才可信賴了。

羅伯相信他已把我的底子都認清了；他沒有想到，除了他以外，我還有我自己

的內生活。他只認爲我不過是他的庸庸，我是他的助手之一。我是他的妻子。

七月五日

在任何新來的人物之前，我覺得，我知道，羅伯的第一考慮，就是設法從何處把握着他，從何處攫取着他。即使他的表面上最仁惠的行動之中，在這行動中他表現的是純粹爲他人服務，但我仍然覺得他背後的思想，還是在設法叫他人爲他服務。可是，他作得是何等的天真，何等的自然呀！……在最初的一些時間裏，那時候，在他還沒有打算不信任我的時候，他的口頭流露過這一類含暗示性的句子：「我給人的同情，而沒有得到好報。」好像說是同情是應該等到別人的酬報一樣！「……這傢伙……我替他幫了許多忙，他可沒有幫我一點忙。」我聽見他說了以後，我戰慄了。



羅伯之所以創他的期刊，其理由也不過如此；這刊物一直辦了四年，這只是在去年，在他的紅色勳章變為玫瑰色以後。在他的表面上的大公無私之下，他總在作一種互相有利互相呼應的打算。每一篇稱贊的文章，羅伯都看作一種有價證券。最兇的是他的手腕，一面利用人，反而顯得在爲人服務。他在這雜誌上發表的多少文章，設或沒有那位青年祕書，爲他刪改文句，爲他糾正思想，替他安排妥當的話，……但是，當其他說到這位可愛的青年時，他却說：『啊，他要不是我的話，他！』這青年是如此顯著的忠誠知己，而態度又是那麼美妙！

聽羅伯的說話，這一個雜誌，是專爲無名藝術家辦的，是專意設法使他們成名的，『使他們出衆的，』這他的口頭語；但，同時，他也倚賴了這雜誌而前進了。是的，無疑的，他十分幫助着布爾魏爾司多爾夫，使他的奇異的，同時那麼驕傲，又包含那麼一種美妙的謙虛的，至少認真不屑於大家的恩惠的才能，變爲有價值。但真正特異地抬高他的畫的身價的，想當是屬於布爾死後，雜誌社方面允許羅伯買

了他「畫集」中的兩幅畫；只這兩幅畫賣出的錢，說高過於他買布爾其他許多畫的總數。這些畫從保存了那麼久的櫥中拿出來以後，掛在牆上，便使得羅伯講道德般向他的兒子說了：『下細想來，上帝不酬報我們的事是很少的。』

啊！我真愛他的態度，那怕只有一次！他防護他於他有所希冀的理由，對於他得不到甚麼益處的事件便感到受苦，有許多無關於他自己的信念……所有這一切表情，真是可觀的。

他請爸爸，伯爾表兄弟，甚至於這位當時並非富有的布爾魏爾司多爾夫，請他們投資於一種印刷事業，而這事業顯然是失敗了，他反說邀他們投資是出於一種恩惠，是他們求之不得的事；因為有大部份的人要求加入，而他只能安置一部份，可以說這是特別的寵幸，他在為朋友的利益打算……所有這一切，他表現得是那麽巧，以至於我自己也這樣想：『羅伯是多麼的好呀！……』因為當時我不懂得，這所有給與他們的那些名義，無非保證他佔大多數被選舉的權利，無非無限制地擴

大了他的重要性。

在這件事情失敗以後，爲了掩飾他親眼看見的，由於他的粗率給與他們的損失，你看他找出來多麼漂亮的話：

「這些可憐的親愛的朋友……他們信任我，但他們沒有得到好的酬報！哦，我願意幫助別人，我可受懲罰了。今後設法爲人服務，你會感到乏味的……」等等。

至於拿布爾魏爾司多爾夫來說，他爲了羅伯的再三言說和保證，那價值也就把錢賞給付與羅伯，而羅伯呢，很有計劃地在有利的條件之下就抽了身，想他的機會之下就「擺脫了一切」，如他後來向我說的一樣；當其他看見我因爲不能保障朋友的錢而準備生氣的時候，他胡亂地向我解釋說，他沒有得到他們的委託書，他當然不能代賣他們的股權；而委託書呢，又因爲他沒有時間去向他們要；再說，一種多數人的股份突然變賣，也會引起人家的驚惶，因此會低落股票的價值。我相信我

輕視他從來沒有像這天這麼甚的。但我小心不讓他看出來，而他也沒有注意到這一點。他敘述這件事的時候還表現得很自然；所以他不會疑心到，在同樣的情況之下，若果是我，斷不會和他一樣作的。

七月六日

吉達是何等地像他的父親，這一點是馬爾商首先告訴我的。我從前，那麼長久的時期，在羅伯身上孕育着的幻夢，同樣我在吉達身上也孕育着，一直到前幾個月這幻覺才消滅了；對於我們所愛的人物，作客觀真實的判斷是如何地艱難呀！當其我擺脫了羅伯，我相信我自己變得來比較聰明伶俐了以後，我把所有的希望，於是向吉達，我想，他，至少……而其實，所有羅伯的缺點，在吉達身上，無非是加以改造地表現了；也可以說，無非是以另一種方式表現出來罷了。但是，現在我

通通看得出來了；雖然在新的形態之下，其缺點完全是一樣的，我再不會誤會了。……甚至於，羅伯的個性的某一些線條，現在，是他的兒子替我解釋了。在他的功課中，他把各重要之點都疎忽了，他也不怕人家問他，這一點我最不愛看了。他的學習並不是單純地爲了教育的需要，使他相信他知道，在他是比實際的知道要緊得多。在一種，在我看來，無非是動人的奇異性的事件中，他極小的年紀時，他遇事都問：「這作甚麼用？」這習慣我是很受了苦才叫他改掉了。現在，他再不說了；但我却情願他說；因爲他對眼前事物總是這樣的，若果沒有「用」，他是會把他一脚踢開的。

你說罷，在選擇同伴這一點上，最初我是祝福他的成功！在我方面是何等的天真呀！我向伊俄倫說，「吉達是只和優秀份子在一起的，」可是這話使馬爾商笑了。去年，根據吉達的請求和羅伯的指示，我們辦了一個兒童紀念會，會中，我們有一個部長的兒子，一個參議員的姪子，一個青年伯爵；總之，沒有一個孩子不是有

錢，有勢，有名的人的兒子。就是羅伯自己，其選擇也未必有如此之好。吉達還有  
一個朋友，是一個免費生，他的父母也都在教育界作事，他們都是窮人。吉達向我  
表示，不應當把他和其他的孩子請在一起；最初我很想了解這種微妙的作用；現在  
我才明白吉達是單純地爲了怕這個朋友丟了他的面子。可是吉達是高興看這位朋友  
的，不過他的目的是在眩耀他，駕馭他。至於我，我在他許多朋友之中，倒特別喜  
歡這一位，唯一的只有我才覺得他有一種真正的人格。這位充滿了志誠心的孩子  
，他敬愛吉達，當其我看見他對於吉達的所言所行加以歎賞的時候，我渴望告訴他  
，向他說：

『可憐的小朋友，不要誤會罷，我的兒子愛的是你的盡忠，而不是你。』

『但是，媽媽，他爲我服務是他的快樂，』當我責備他對於朋友盡忠，爲甚麼  
不幫助他作一些事以表示酬報的時候，吉達就這樣反駁了：『服務在他是快樂，但  
在我是一種苦惱。』

所以，應該是別人向他說「謝謝」了。

七月九日

我發現的在我的冊子上寫黑字的一種快樂，現在好像沒有甚麼用了；然而它終於是快樂，却是無可否認的。不過，我沒有過去那麼樣寫得多了，我並不十分注我要寫得好，但常常思考的結果，我也就寫得比較好些了；設法教育吉達與日來未夫，因而教育了我自己，再沒有比這更好的了。爲了使他們更其了解他們的國文課中的作者，我首先設法使我自己更其了解他們；因此，我的愛好也有些改變了；很多現代的書籍，從前我感到興趣的，現在覺得內容是愚蠢而且空虛了；還有，昔日只是爲了交卷才讀的，讀時感到煩悶的書，而今却反而充滿了生氣大放光明了。現在，我會在過去的那些偉大作家中，發現很多知己似的東西；而這些東西，過去我無

非覺得他是一些無情的舖張和毫無用處的詞藻；現在，他們之中有一些簡直是我的秘密的導師，朋友；好些次，我只因為接近了他們我才得到了避難所，我才得到了救援和安慰；這些東西，有時我是如何強烈地需要呀；因為我覺得我孤獨得可怕！

七月十一日

因為家裏有喪事而奔回波爾多去了的修道院長布黑德，昨天日暮時是來同我在一起了。他很了解我，過去，我同他是多麼地合得上來呀！……我信賴他，但許久以來也沒有這樣作了；因為許久以來，我對於宗教的功課都荒疎了。因為羅伯那樣的宗教行爲，好像使我對宗教沒有感情了，羅伯那誠信的表现，使我自己對於誠信的確實性都懷疑了，他的浮誇性的自我懺悔，阻止了我內心的祈禱……但，昨天，由於脆弱，由於寂寞愁苦，由於同情的需要，我不能不向院長說話了；他願意



我與其看他作一個傳教士，不如看他作一個朋友。唉，誰知，從同他談話出來，我是更降低了，更無主宰了，更沒有勇氣了，無論對於羅伯或對於我自己都更不信任了。

院長開始向我說，「語言很多的時候並不一定出於心之所願，」同樣，在祈禱之中，動作阻止誠信的飛奔；我應當承認，在羅伯身上，感情的表示不是他真的感情；但希望將來，真的感情會加入他感情的表示。照院長說來，要緊的不是把我們所想的一切都如實地說了出來，（因為想有時也想得很壞的）而是說出我們應當想的；因為，自然，無論如何，人們結果總是想了人們所說的。簡單一句，他是極端地替羅伯辯護，直捷了當地否認我懷疑他的誠信。他在我的抱怨之中，在我的所謂「報復」之中，他承認只看見一些可惋惜的驕傲的表示；這驕傲是由於我疎忽了宗教的功課而造成的；它在我身上生長而且擴大了。不久，院長好像有一種那麼大的威力抓着我；使得我對於我的抱怨都一下看不見了，責備羅伯的原因也不了解了。

。我只是一个愛打人罵人的小孩子了。我哭起來，我否認他認定的「叛逆」，這只是一種盡忠職守的要求；但我得忠於一些真實的東西，而羅伯在一种虛偽的外表的掩護之下，只是完全的大大的空虛。

「那麼，」他向我嚴重地說了，以一种突然變柔和了的聲音，「在這種形之下，我的孩子，你的工作是幫助他掩藏這空虛……在衆人的面前，」他還更嚴重地加上這幾句，「特別是在你的孩子們的面前。最要緊的是叫他們能夠繼續敬愛，欽佩他們的父親。幫助他敷衍，隱藏而且彌補他的缺憾，這是你的工作。是的，這是基督教徒的妻子和母親的責任；這種責任你斷不能逃去而不侮慢宗教的。」

我半跪在他的面前，用手把我的哭泣，昏亂，羞愧遮掩着。當其我抬起頭來的時候，我看見他的眼中也充滿了眼淚；我覺得他心中有一種深刻而神聖的憐憫；這使我比起初聽他的話的時候更其感動了。我沒有說話，也無法找話來說了；但他十分了解我是屈服了。

這些天來我所寫的這些東西，今天我差不多要把它全撕了；但，終於沒有撕，我願意我能再讀我的日記，當其我爲此事而有內在的愧悔的時候。

七月十二日

這樣，完了，現在在我所能作的事，就是把我自己拿來服侍一個我所不愛、我所不敬了的人；這人，對於我的犧牲和供獻完全不知道感謝，甚至於不懂得，甚至於根本沒有感覺到；這人，他的庸俗我認識得太晚了；一個草包，而我是他的妻子啊！（註）這是我的運氣，我的活着的理由，我的目的；我再不能超越我的界限了。

註：草包，原文爲 *Papaia*，直譯爲木偶，但也有冥頑不靈之人之意，故無法，只得採用四川土話草包，極合本意——譯者。

註：無法打破環境的束縛之慮——譯者。

——陳長強驕驕的美的價值，這對我也是無用的。『在上帝的眼光中，』他說。可是立刻，在我的脆弱的內心中，我意識到這一點；在我停止了信仰羅伯的時候，我同時也停止信仰上帝了。死了同他埋葬在一起，得到我的忠心的愁苦的最後酬報，僅僅這意念，也叫我感到厭惡了，厭惡到我甚至於不願我的靈魂的永生了。我所以不怕死，是因為我相信死後便甚麼也不再存在。昨天，我寫了「屈服」二字，但這不是真的；在我身上，我只感到失望，反拗和忿怒。院長說這是「驕傲」……好，是的；我相信我比羅伯更有價值；我在羅伯面前愈見柔順，我內心感到我愈有價值，而我也就覺得最可驕傲了。院長在那裏防範我，叫我不要犯「傲驕罪」，而其實他不了解，正為如此，他相反地愈叫我陷入驕傲罪中了。他儘使用的唯一方法叫我柔順，那就是驕傲。

驕傲，柔順，……我反覆背誦這些名詞，我鬧到不懂它的含義了；彷彿從院長一段談話以後，這些名詞都變空虛了。我拒絕的思想，從昨天起便使我為難的那思

想，在我的精神上不信任院長，與不信任他想說服我的一切的思想，是：究其極，禮拜堂和他所顧慮到的只是外形；一個虛無飄渺的東西，假如能爲他使用，院長會和他調和得很好；反之，我的忠實到爲難了他，不和他親切，這自然他不能和我調和了。羅伯會取得他，一如他會操縱（啊，可怕的名詞！）一切人一樣。所以，院長把褒詞給了他，而把貶詞給了我。在形式之下有沒有一些東西，院長毫不過問；他只要形式就夠了。他們所有的人都對於形式滿足；只有我才失敗了，我不同意這一類形式！我所追求的形式以外的那東西是毫不重要的，毫不存在的，毫無真實性的。

那麼，算了罷，既然一個人應當滿足於外表，我就採取柔順的外表，而不必在我心中有真的柔順的精髓

但是，這天晚上，在我的窘迫之中，我願意信上帝的存在，以便問他：就是這樣，是不是他老人家所需要的呢？

七月十三日

父親的一封信令人惶恐的電報把我召在巴黎來了。羅伯在汽車上受了傷；電報說「不重」，但電報却求我非來不可。當然，假如羅伯的情形是很嚴重的話，父親一定會叫吉達也同時來的。我這樣一想，我倒安心了。

前幾天在這日記上寫的那些，我此時有着深刻的良心上的懺悔了。幸好，吉達的身體還健康，我可以毫無畏懼的留他一個人住幾天。寄宿舍的主人允許我會監護他，醫生，我收到電報的時候恰恰在那裏，也答應我每天把病情報告表送給我。所以我坐最近的一列火車到巴黎了。

七月十四日於巴黎

謝謝上帝，羅伯還是活着的。馬爾商博士和外科醫生告訴我說已經沒有憂愁的餘地了。但是，這意外的災禍，難道不是上帝的一種啓示麼？正如我發現坐在羅伯床邊的布黑德院長立刻告訴我的一樣。撞倒了他，可能壓碎他的車輪，由於神蹟，只從他的左腕過去，把上肋骨壓破了，據馬爾商說，很容易就復原的。

當我看見羅伯時叫我最發愁的是他頭上還包了繃布遮了他一部份臉面。但馬爾商說，這只有一些輕微的紅腫。不過，羅伯覺得頭部是強烈地疼痛，他以一種勇氣，一種真值得佩服的忍耐度過去了。在我在這日記上寫過的一切以後，我應當加上說，最叫我為難的，是他要說的一些話了！或者說，是他要表示的一些叫我感到恐怖的神經上的激動了。但是，從他開始的一些話句，我已經覺得我對他的愛還沒有

停止：

「我請你原諒我給你的一切愁苦。」他單純地如此說。

因為我倒向他：

「不要擁抱我，我太醜了，」雖然他的苦痛，他却笑着說。

我跪在他的腳下哭了起來。默默地，我感謝上帝不會聽見我的不忠的埋怨，而為我保留了羅伯；感謝他拒絕我含羞願望的犯罪的自由；我請上帝原諒我。

希望上帝是在這裏對於我的恆心加一種試驗；假如不是院長在那裏設法戰勝我，我覺得受這試驗便更好一點了。我是反對着他所說的一切在奮鬥了，雖然在另一面我是屈服了的；好像，我的反叛的精神，我原先不愾歡迎着而現在却拒絕的反叛精神，在這樣細微的戰爭之下就打败了；我只好聽其自然地生活了。但我現在却了解昨天院長在我的反叛中舉出來的驕傲是如何正確的了。而且，驕傲的結果，使我發生一種卑微的忿怒；這忿怒現在是強迫我受一種我願接受的責任的訓練；事實上



是如何不需要他的教訓而我自己也非如此不可呀！所次，我的上帝呀，我是知道檢舉我自己了。在我一向認不出其價值的羅伯的例子之前，我會柔順了。

媽媽代替我去看護吉達，她今夜就要動身到阿卡松去。

七月十六日

羅伯繼續在訴說他的頭的強烈的疼痛；但是原來恐怕羅伯腦部受傷的馬爾尚，看了昨天X光的照片以後却放心了。至於手腕，他肯定的說，只是忍耐點就可以過去了；在一個月之內，羅伯定可以復原的。我也安了心。但是，咳，爲了使我和羅伯接近，或者說，爲叫他的聲音在我的內心中取得回響，憂愁事件難道是必需的麼？我相信他是怕死的，爲了這怕，在他生平中算是第一次，他發出真的聲調來了。但是這恐怕，一到它認真消逝了的時候，他却來創造漂亮的遺言了。而我呢，自從

覺得他的病不值得憂慮的時候，我就冷靜地考查這一切了。

他爲他自己的聲調而感動得以致於下淚。假如我們彼此不知道是已脫了險境的窮，我們大家都會下淚的。不過，要了解這一點，應當是非常精細的：即是說，他簡另外某一些人，他會恰如其分地使用他誠信的態度；同馬爾商，他不敢冒昧，他只表現強力而愉快的精神；對於院長和爸爸，他就表現一種感動人的態度；所以院長說他足以爲人之表率；爸爸則說他有古人之風，爲了他出去的時候放聲大哭。我相信，他在我面前，總覺得有些不自在；因爲他努力想作到坦白，但對於他，這是最不自然了。我更驚奇的是還有兩個人，站在他的面前，他更用力地在考查她；就是我們的女兒日來未夫。昨天，在離父親的某一些說話之下，（其實這些話還並不十分吹牛）我看見她的唇邊就畫出一些微笑的線條來了。這是一種陰險的摺縐，而她的眼光，還在那裏找我的眼光；我呢，只有用最大的努力在那裏表示信任。我們沒有法子阻止我們的孩子們審判我們，但日來未夫希望我對於她的奸滑表示同情。

這在我是不能容忍的。

七月十七日

馬爾商對於羅伯繼續呼叫頭痛的這狀態說得不清不楚。呼叫，我稍稍說錯了一點，至多他是沉默地呼叫；他只是時時折繞了他面部的線條，咬緊了他的牙根，有如一個人強制他的劇烈疼痛的樣子一樣。在這時候，如果有人向他說痛苦麼，他表示是的；甚至於連頭都不點一點；他只是在一個死人似的眼光下睜了一下眼皮，這就是他自認爲最能說明一切的表情了。馬爾商斷定這沒有甚麼，不過他對於這種共有的確實性也抱一種懷疑態度，至少是極端困難而有希望罷了。他找了一個同業來共同診斷，但也和他一樣看不出甚麼，也和他一樣肯定地說我的憂愁是錯了。但是我覺得羅伯倒不喜歡人家安了他的心，或者說得更好一點，他是不喜歡人家安了我

們的心。

「研究人體的科學是靠不住的，」在醫生們走了以後，他像傳道一樣很合式的說了；隨後，以一種更強的調子加上說，「我說的還是有學問的人」。

但是，昨天他不想吃東西了，他討厭一大堆討厭的人往來的門；今天早上，他要求把我的母親和吉達從阿卡松叫來。打了一個電報叫他們今夜來。

對他一件最困難的事，就是十分熟悉的句子，就是說那著名的遺言，那些翻版文章；他覺到這一點，我是很佩服他用了何等的藝術在避免說這一類的話呀！而且，他根本說話就說得很少。所有漂亮的話要他沒有使用過，那是不可能的。但，他最近的一種新創造，他喜歡自貶。這在院長就十分覺得美妙了，他認為這是基督教的謙和與懺悔。當其羅伯知道院長在他身邊的時候，他說：

「看啦，」他一面閉着眼睛嘆息着一面說：「人所行的一點點善與人所應當作

的全部善，這是該拿來比較的時間了。」

隨後，因為我們大家不說話，他又說：

「我無論對於那一件小事情，都非常不安定。」他把眼睛掉去向着院長：「希望上帝不要以人的太少成就而來衡量他的努力。」

我倒給他的一杯止痛藥水，使他中斷了一下，吃完藥後，你看，他又說了：

「流水不是一面良好的鏡子；要在水不流的時候，人們才可以觀照自己的面孔。」

於是，他喘過氣來，把頭掉去向着牆那面，好像不屑於看視一種討厭的幻像一樣。隨後，他更高聲地用一種含了苦悶，乏味，輕視，深憂的調子說：

「我只看見一些愚蠢，惡毒和缺憾。……」

院長中斷了他：

「算了罷，算了罷，朋友；看透了人心的秘密的上帝，他有他的見解的。」

咳，對於我，我只看見是一齣喜劇。

七月十八日

昨天夜晚，媽媽和吉達來了。在來接待他的兒子之前，羅伯裝飾一下自己。但是，那無用的綳布，他却願意保留在他的頭上以便遮了他一半額角；他藉口說燈光會使他疲乏，所以要使他的面部藏在暗陰之中。爸爸是跑在客廳中去和媽媽吉達在一起了；並且報告他們平安的消息。日來未夫同我留在房間裏面，等着夏綠締完成這裝飾的工作。（註）我們似乎是在這裏準備一幅活的圖畫。當其一切都預備好以後，日來未夫叫他們進來了。

註：夏是一個看護婦——譯者

自然地，吉達是要跑去擁抱他的父親，但他却不同意這樣作。他這時把眼睛閉着，他的面都是採一種那麼高踞的表情，以至於吉達突然怔着了。爸爸和媽媽稍往後退了一步；我們大家就聽羅伯說話了：

「現在，請你們近前罷，我自己覺得很脆弱了。」

他開了一隻眼睛，看夏綠締，夏是小心而有趣地準備抽身的樣子。

「不要走罷，不要走罷，我的好夏綠締，你並不是一個多餘的人。」

在這最後幾天說過那麼多結尾的話以後，我很詫異他公然還能夠創造新的；但父愛可以供給他的論題。所以他把吉達和日來未夫特別喊近前去，而以一種台詞背得很熟的演員的聲調向他們說：

「我的孩子，現在是該你們拿着火炬……」

不過他沒有說完他的句子。日來未夫，好像不留心他的話的內容，以一種清晰，幾乎近於愉快的聲音切斷了他的話，說：

「但是，爸爸。你說話的態度，好像是你準備要離開了我們一樣。我們都知道你差不多會完全好了，只有幾天就可以起來了。你看，你只有叫夏綠緋哭了。要有人進來，還以為只有她一人是有情感的人呢！」

「吉達先生很著得出來他的爸爸哭了呢！」夏綠緋喊道。（實在的，羅伯在說話的時候洒了大顆的珠淚。）隨後，因為我們的沉默鼓勵了她，夏綠緋走近床邊去說了：「假如先生覺得自己脆弱，也許是想吃一點甚麼東西，我去弄點湯來。」

這樣一來，羅伯只有掉過來問媽媽旅行平安麼，吉達何時回阿卡松這些問題了。

七月十九日

日來未夫不愛她的父親。爲甚麼我這樣久才看出這一點來呢？這也是我太久沒



有注意到她的原故。我把所有的注意都放在吉達身上去了，因為他身體太弱的原故，需要我的照護。並且我自己也覺得比較喜歡他；他，同他父親一樣，會討人喜歡；我同時發現，他有羅伯在未誘惑我以前，一切叫人沉醉的素質。至於日來未夫，我覺得她整天沉緬於她的功課，不注意其他一切。現在，我對於鼓勵她努力求學這「意見，是否有理性，我在懷疑了。我剛才同她作了一次可怕的談話，在這談話中，我才了解我同她才真正合得上來，但同時我也才了解我為甚麼不願意同她合上來的原因：因為我怕在她身上發現我自己內在的思想，而這思想在她是我更大，以致於使我怕了。所有隨時接近我的一切考慮呀，懷疑呀，在她方面都給予一個無情的否定。不，不，我不願意同意她的見解。我不能忍受她說到她的父親時用如此不客氣的態度；但是在我批評她這一點的時候，她却當面就說：『對於這一點，你還把他看重了麼？』，她說話時的態度是那麽粗野，以致於使我羞慚了，使我不知道如何回答她的好，使我連隱藏我的混亂的機會都沒有了。隨後她立即宣稱說，若

果把特權專賦與丈夫的一種婚姻她不贊成；在她方面，她是永遠不會屈服的；她是決計要使她所要愛的男子，變成同伴，變成同志；而最聰明的打算是根本不同他結婚。我的榜樣告白了她，使她懷了戒心。另一面，她還很感謝我，由於我給她的教育，把他教來會判斷我們，會過唯我的生活，會不把自己的命運去連在一個值不得她愛的人的身上。

當其她大踏步地在房間中走來走去的時候，我便坐着動也不動，受了她這種胆大言論的壓迫，我請她小聲一點，怕她父親聽見；但她却說：

「好得很，要他聽見了的話……我所向你說的一切，我是準備要向他說的；或者你自己也可以向他說的。你向他說罷，是的，是這樣，你向他說罷！」

我覺得她自己也不能自主了一樣，我離開了她。這一切經過是在幾點鐘以前的

事

七月二十日

是的，下面的事是昨天經過的，在晚餐以前。

無疑的，在吃飯的時候，我那隱藏不住的憂愁，日來未夫是感覺到了的。晚上，她就來找我。她像一個小孩子一樣倒在我的懷裏，她親我的臉，抱我的腰，像她小的時候一樣；那麼樣溫柔，以致於使我流淚了。

「親愛的媽媽，我叫你發愁了。」她向我說。「你不要過於埋怨我；但是，你要明白，在你面前我不能而且也不願意撒謊，我知道你會了解我的。我呢，我是十分了解你，到了你都想不到程度。我應當還要再說一遍。有些事情，你看得出來，是你說我想的，是你自己不敢那麼想的；這些事，你相信你還在相信它們，而我呢，我知道我是再也不會相信它們了。」

我不說話了，我不敢問她所說的事情究竟是甚麼事情；突然，她問我，是不是爲了她和吉達的原故，我才忠實於他們的父親。「因爲我從來沒有懷疑過你不是忠實於他的。」她加上這樣一句，而且死死的釘着我，有如一個人釘着一個受責斥的孩子一樣。雖然對於我們這種掉換位置的談話（註）感到奇異，然而我却正式申辯說欺騙我的丈夫的思想從來沒有過。於是她向我說想深知道我愛過布爾魏爾司多爾夫的。

「這是可能的，但連我自己也不知！」我乾脆地說了。

但她則說：

「你可以不承認，但他却如此疑心到的，我敢打賭說。

我站起來避開她，假如她要繼續如此說話的時候，我打算離開這房間；總之我是決計不再回答她了。在一個極短的沉默之後，我又坐下了，或者說，我讓我自己

註：掉換位置係指女兒如母親……譯者。

落在椅子上了，因為我覺得我的力已竭了。這時，她又跪來倒在我的懷裏，坐在我的膝上，更其溫柔地說：

「但是，媽媽，你要了解我，並不是責備你！」

因為聽見這些話我跳了起來，於是她的兩手抓着不要我動。以一種少年同伴的聲調，笑着，以便沖淡她的談話的不愉快的地方。

「我的目的只在知道，在你方面是不是有一種犧牲。」

她重新變得來很鄭重了；至於我，我竭力保持着一種威嚴的面孔；她了解我不會回答她的，於是她又說：

「我要照你的言行寫出來，是一本多么美的小說！這小說的名字叫作『母親的責任』或者『無謂的犧牲』。」

因為我始終不說話，她便把她的頭左右搖着，好像是一種否認的態度：

「這並不是你自己作了你的責任的奴隸，」她隨後又說，「而是作了一種想像

的責任的奴隸。不，不，你很覺得我不會爲此而感激你的。不，你不要申辯罷。我相信假如我覺得應當感激你，假如，我覺得你在相信我該感激你，我都不能這麼愛你了。你的德行是屬於你自己的；若果我覺得我於此德行有關，我是不能忍受的。

「隨後，她又突然變了一種聲調說：

『現在，請你快點告訴我罷，不管怎麼樣，等一會，當我單獨在房間的時候，你不會叫我爲剛才所說這一切而難安麼？』

我覺得憂愁到了極點，我只有吻了她的額頭一下。

這天晚上我就沒有睡着。自來未夫的談話在我內心的可怕的空虛之處震響着。啊，我不能再叫它說下去了！因爲直到現在，我還不知道是誰在說話。還是我自己。

我讓它起來的這一股聲音，難道永遠不再沉默麼？我之所以不怕，是因爲我的

情性保證了我。我的思想上的反抗是失了效的。我始終是屈服了。我努力尋求我在這生活中可能作的事，或者在另一種生活中可能作的事，但都失敗了。無論如何，我終離不開羅伯，離不開羅伯的孩子。我想找一個逃避的地方，但我深知道，我所希冀的這一自由，如果我一旦得到了它，我也不知道如何使用才好呢！

我記得日來未夫有一天微笑着向我說的話，現在還有如洪鐘一樣在我耳朵裏震響着；她說：

「可憐的媽媽，你一切都是白費勁的，我知道你始終是一位賢妻良母！」

七月二十二日

我毫無秩序地寫我的思想……

對於孩子的尊重留着我，我很願依靠這一點理由來安慰我自己；但這一倚靠

日來未夫却把它拿開了。(註)現在連這一點也不幫助我了；那麼，我抗辯，只是對我自己一個人抗辯了。我之所以感覺到自己是無可救藥的俘虜，也只是由於我自己的私德罷了。

假如羅伯再給我一種重大的傷害！但是，這不會！我所感到痛苦的，我所恨的那些缺點，也並不是特別拿來對付我的；我只能責備他的生性如此。再說，也沒有別的愛情推動我，我也不想背叛他；最大限度只是離開他。啊！我只是願意離開他啊！

如果他是衰弱的！如果他不會強過我！

註：前次她的女兒日來未夫和她說話，對於她爲了孩子的原故不離開丈夫這一事，並不感激她，所以她這裏寫日來未夫拿開了她的倚靠，一切皆指精神作用而言。總之，此小說對女性心理描寫極爲深刻；讀時稍不留心，便易脫節，甚至於看不過了——讀者。



這並不是我在四十歲以前便能放棄生活。難道上帝給我的責任只是這一點要命的毀滅和可憐的屈服麼？

希望甚麼指導呢？誰呢？我的父親對於羅伯是充滿了誇讚而且相信我是非常幸福的。我爲甚麼要破壞他們的迷夢呢！我在他們身上能得到甚麼嗎？除了或者一些憐憫以外，而我拿這些憐憫來作甚麼呢？

布黑德院長是年紀太大了，不能夠了解我了。再說，除了他在阿卡松說的一些話以外，他能再向我說些甚麼呢？而他這一類的話，只有增加我的窘迫：叫我設法隱藏一個父親的平庸不讓孩子們知道！如果這樣……：但我不同意把我和日來未夫的一段談話向他說；因爲他對於日來未夫的觀念已經不好了，若果向他說，恐怕更會加強這種觀念。我知道，如果他同我說話，一開始，我倒會站在日來未夫這一方了。至於日來未夫呢，她是永遠討厭院長的。我在她方面最大的收穫，無非是還能叫她罵他罷了。

馬爾商麼……同他，的確是的，我最能和他一盤了。而且我只有同他才能夠妥協得很好。爲這一點，所以我自己沉默了。而且，我不能原諒我自己去擾亂了伊俄倫的幸福。（註）我是她太要好的朋友，我一切都不能夠向她隱蔽。

當其我寫這些東西的時候，一個意見突然浮上心來。這意見也許是無理性的，我覺得它是偉大而有力的：我應當向他告訴羅伯的惡人，就是羅伯自己。我決計了；今晚我就要向他說話。

註：伊俄倫入院工作後，已與馬爾商結了婚，故云云——譯者）

月二十三日

昨天夜裏，我正準備過羅伯的房間裏去，去向他作一種我決定請解釋的時候，

爸爸忽然來了。在這樣晚的時候，在他習慣上是很少來看過我的，所以我先叫起來。

「媽媽不會不好罷。」

「你的媽媽很好。」

當其他把我抱在懷中的時候，他說：

「是你，我的乖乖，你才不好呢！你，你，你，不要否認。看啦，已經好久以來我就覺得總有些甚麼事情不妥當……我的小乖乖愛維珊，我不能忍受感覺到  
你是一個不幸的人。」

我開始說話了：

「但是，爸爸，一切都很好，你以為怎麼樣的？……」

我應當中斷了，因為他把兩手放在我的肩頭上，目光那麽樣死死地釘着我，以致於我覺得手足無所措了。

「你的眼睛的頹喪，能夠告訴我一切。看啦，我的小女兒，我的小愛維琳，爲甚麼你瞞着我？羅伯欺騙了你麼？」（英文欺騙，其含義有丈夫另有所愛等，中文實無適當文字——譯者）

這一問題，真出乎我意料以外，所以我不由得不呆笨地叫了：

「啊，老天！……」

「但……這是很嚴重的問題。那麼，說罷，有甚麼事。」

他是那麽樣的迫切，以致於我再不能夠堅持了：

「不，羅伯沒有欺騙我。」我向他說，「對他是無可責備的，也而正因爲這無可責備，所以我失望了。」

因爲我看他不懂這一句話，所以我又說：

「爸爸，你記得，從前，當其你反對我的婚姻的時候，我於是問你對於羅伯有何可指責的地方，你找不出話來回答我，我那時還異常生氣。請問那時候你爲甚麼

「不回答我呢？」

「但是，我的小孩子，現在我不知道了。時間過去那麼久了……是的，最初，我誤解了羅伯。他的態度不叫我喜歡。所幸，我不久就發現我自己的錯誤了。」

「唉，爸爸，那時候你對羅伯的判斷是對的。隨後，你之所以覺得錯了的原因，無非是爲了我同他一起過很幸福。但我的幸福並不久。後來輪着我也了解……不，你那時的見解並沒有錯。其實我應當和一般謹慎老實的女孩子一樣，聽從你的話就好了。」

他怔了許久，搖着他的頭，好像很窘迫似的！

「我的可憐的孩子，我的可憐的孩子……」他說話時是那麼樣的溫柔，以致於我覺得使他苦痛而感到不安了。但話又不能不說完，我於是提起了所有的勇氣說：

「我想離開他。」

他全身都跳動了一下說「噫呀，噫呀」的，其聲音是那樣的奇怪，差不多使得我笑了，假如我還有笑的心情的話。隨後，他把我弄到他坐的長椅上去坐着，親吻着我的頭髮說：

「假如你要作了這件蠢事，你的院長會認爲你的頭腦真是怪物了。這一切你對他說過麼？」

我表示是說過了。隨後，我彷彿是承認了我和院長現在已不能像過去那麼樣十分妥協了。這樣一來，他微笑了，以一種訕笑的態度看着我。以一種間接的方法，戰勝了他所討厭的人的這意念，似乎使他很感興味。

「得了！」但他後來又換了一種聲調，「親愛的孩子，我們說得鄭重一點罷，即是說，說得實際一點罷。」

隨來，他向我解釋說，假如我先離開家，人家會把一切錯處都歸咎於我的。

「人們對於一種美的名譽，每每是要失掉它以後才覺得寶貴的。我的可愛維糊

常常是稍稍有點幻想的。你將到甚麼地方去？你去作些甚麼？不，不，你還是應當和羅伯在一起生活。總之，他並不是一個可惡的孩子。假如你想同他解釋一下，他或者會了解的……」

「他不會了解的，但我是要向他說的；不過，這也許是把一個活結結得更死了。」

於是他說我們不應當逃避，而應當設法叫它（按指活結——譯者）「活動起來」，而應當「設法找出一種和解的方法」。他喜歡用一些對他也含了威脅性的字眼，彷彿以便證明這些字並不會使他怕一樣。隨後，無疑地是爲了安慰我，他開始向我說到我的母親，說她也還不是一樣麼，她在婚姻中也不會得到她所預期的東西。這件事，他還從來沒有公開向任何人說過，他說，他是奇異地感到舒展，因爲一切還過得去，還相當的快樂。我沒有勇氣阻止他；但我是無法形容地對他這段知已的談話感到拘束；正如我和日來未夫作的那段不幸的談話感到的拘束一樣。我想，上

「一輩人和下一輩人，互相宣告這一類的事，實在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因為這其間總會叫其中的一方的值得敬重的廉恥遭受損傷。」

另外還有一種叫我拘束不安的理由，這說起來叫我很不愉快：因為我太愛爸爸了，對於審判他的事，感到難安；我永遠不願意發現他的錯。假如我不應當在此表現我的誠懇的話，我便應當以此理由而完全沉默。當其爸爸向我說他幼年時的慾望，說他倘若不是媽媽那麼了解他，幫助他，他認為他所能作的一切時，我不禁想到：他只是堅持他自己討便宜，他，假如不善用他的知識和天賦的話，他必定很喜歡把責任推委於媽媽的。我敢斷定他對於媽媽那種純粹實用的狹窄的忌想必感到難堪，然而他却十分喜歡能夠這樣說：「你的母親不願意，你的母親的意見是……」他便以此而平息了。

他向我說，他從來沒有看見過一個家庭能夠圓滿得來，夫與妻之任何一方從來不發生「到不如不結合的好」的這意念的。我不敢反對他，因為爸爸不喜歡人家反



對他的。但我不承認他把我當作一個可責備的對象。

我們的談話一直談到深夜。爸爸，我相信，是在這段談話中得了救援；但他不知道我在這段談話以後更感失望了。

七月廿四日

一個活結……我所有用來解這活結的努力，却弄得它更死了。……我向羅伯的一段重要的談話已經談過了。我賭了我最後的一張牌，但我輸了。啊，我該完全不說罷地這跑了，無論對爸爸，對任何人。我不能夠，我失敗了。

我找着羅伯時，他是躺在長椅子上的；因為他已經離開他的病床幾天了。

「我來看你不要不要甚麼東西。」我向他說，我想說話該從實際問題為起點。

他以天神般柔和的聲音說：

「不要，謝謝你，親愛的朋友。今晚上，我覺得真正好了；我開始相信死神不要我了。」

隨後，他沒有一刻功夫欠缺了表示他的寬宏，他的雅緻和他靈魂上的偉大的。

「我使你爲我擔憂不少。我想證明一下我是不是值得人家浪費如此多的細心在我身上。」

我勉力以一種不開心的態度看着他說：

「羅伯，我想和你作一次鄭重的談話。」

「我的朋友，你知道，我從來沒有拒絕過和你鄭重談話的。」

當其一個人和我這幾天來之接近死那般接近過，他自然會發生一種嚴重的思想  
的。

但突然，我不了解我要訴說的是甚麼了，我來又是爲甚麼而來了。或者，明確一點說，我對於我所要訴說的事，突然彷彿是不能成形了。尤其是，我不知道該從

甚麼話，甚麼讓這入手；但我是堅決地要開始奮鬥，我乃至於瘋狂地向我自己說：「假如現在你不作這事，你永遠休想作了。」這樣一想，我就覺得無論從那一句話開始攻擊都無甚關係了。好在我可以倚靠我的一種靈感，它立刻就會來幫助我的。於是我和一個跳水的人一樣，閉了眼睛住深淵給他一跳：

「羅伯，我想要你向我說，假如你還記得的話，從前你抱了甚麼理由要同我結婚？」

一定的，這一類的問題是他想不到的，所以一刻功夫，他表現了驚異。不過這終於僅僅是一刻功夫罷了；因為，羅伯無論遭遇到任何情勢，常常是特別的迅速而靈巧地恢復自然的。這叫我想起那些頭輕腳重的不倒翁，你一打倒牠，牠立刻就站了起來。他一面看着我，想了解我這些話句中隱藏得有甚麼志願以便防衛，一面說：

「關於情感方面的事，你怎麼能夠說到理由呢？」

羅伯是常常會採取一種態度來駕馭對方的。不管你怎麼作，他的觀點似乎立刻變作更高尚了。我覺得，彷彿下棋一樣，我的攻勢已經不利了。最好是再設法叫他退回他的防禦：

「我請你，設法簡單地告訴我。」

他立刻申辯說：

「我已經簡單得不能再簡單了。」

真的，我覺得我的話句的不細心了。本來，這話句是一種老的責備，這責備在心胸自有牠廣大的理由；然而，在這次，這責備就似乎是無原無故了。

「是的，這一點，你對我說得很簡單。但是，你的雄辯是屢次壓迫了我的。你還到一種空虛的地方去，使我無法追到你。」

「我覺得，親愛的朋友，」他用着他最甜蜜的聲音和氣地笑着說，「在這時候是你說責才不簡單。得，請你直撻了當告訴我。你有一些事責備我，我聽你的。」

這一種羅伯式的表現態度，從前是使我那難堪過的，而現在，反而是我自己採取它了，好像我年輕的時候，爲了使爸爸有一種大大的娛樂；我向一個英國人說話用英國聲調一樣。我一面在採用他的聲音，他的態度向他說話；於是向他說話，便覺得說得簡單是出於強迫，不正是同一理由麼？

我自己是愈來愈困難了；我大胆地說：

「假如我覺得有甚麼確切的事情要責備你，那我倒很舒展了；但是沒有；我只知道，你從來不會錯；正如我剛才來找你談話，我覺得我自己不會錯一樣。不過，我告訴你，我所有的動作，從來不會不加考慮的。這段談話，我是想了很久要同你談了；我一天一天地都在思索……」

我說不完了，我的話句似乎太冗長。我用了一種那麼低的聲音，以致於我自己對他還能聽見這一事感到驚異；我說：

「聽罷，羅伯，簡單說，我不願意同你生活下去了。」

即使聲音怎樣低，但要找出力最來這樣說，我只有停止看視他才辦到了。可是因爲他不說話，所以我舉起眼睛來望着他。我覺得他蒼白了，最後他說：

「假如輪着我來問你，甚麼理由你要離開我；你自然會理直氣壯地同樣回答我這是一件沒有理由的事，是情感上的問題。」

「但是你看得出來我不會這樣說，」但他又說：

「愛維琍，我該了解你不愛我的理由罷？」

他的聲音在顫動，恰恰顫動得來叫我不敢斷定他的感動是真的或者是假的。我用了很大的努力，困難地說：

「我所熱情地愛過的那人，是和我慢慢地發現的你有區別的。」

他揚起他的眉毛，並且聳起他的肩頭說：

「假如你說話是包含了一種甚麼謎在裏面，那麼，我不……」

我於是又說：

「我漸漸地發現我當初所相信的你，當初我愛過你的，是與現在的你有所不同了。」

於是一些意外的事情發現了：我看見他突然把頭放在手中，放聲大哭起來。虛偽的問題再沒有了，這是一種真的哭，他的全身都顫動起來了；這是真的眼淚，我看見他的手也浸濕了，流在他的臉上；另一面，他以一種狂人的聲音，一遍遍地叫起來：

「我的妻子再不愛我了，我的妻子再不愛我了……」

這一種爆發，我是遠想不到的。我驚駭了，不知道說甚麼才好；不過我自己還沒有十分感動，因為顯然地我不愛羅伯了，並且對於他採用一種我認爲並不堂皇的武器以資防禦，還有些覺得不屑於與之爲敵。總之，我覺得我自己是這一種真正愁苦的事，感到拘束不安；於是我的訴苦，只有退兵了。爲了安慰羅伯，我只採取一種欺騙式的行動了。我走過去，把手放在他的額上，他立即抬起頭來說：

「你說我爲甚麼和你結婚麼，難道是爲了你的名聲，你的財產？你父親的地位？你說罷，你說罷！你總得說一點出來叫我懂得。你知道我，我，我……」

他好像現在是那麼自然，那麼誠信，以至於我以爲他將要說的是「我可能格外改良的」，然而他終於只說出了「這是因爲我愛你」；隨後他更加以一種淚不成聲的聲調斷續地說：

「……因爲我相信你也愛我。」

我的淡然無情態度，差不多叫我變成一個壞榜樣的人了。不管羅伯現在的感動是如何的誠實，而這感動的展開却凍結了我。

「我想這一種解釋對於我只是一種苦難。」我剛一開始說他就切斷了我說：

「你說我——在不是你所理想的的那一個人，但你呢，你還不是也並非我所理想的  
那一人麼？你怎麼能夠知道我們所理想的人就是某一入呢？」

隨後，照他抓着別人的思想以便折服來爲他使用的老習慣，他又拿了出來說：



（他這種作風，我很相信，向來是作得最直覺的。）

「我的可憐的朋友，我們之中，沒有一個人，能夠永遠維持他自己所理想的高尚人格的。精神生活上的悲劇，確切就在此一點了……我不知道你把握着沒有？……（這種有轉折的句子，當其他開始改變話題，當其他覺得對方很留心的時候，在他是不會欠缺的。）只有一種毫無理想的人才會……」

「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深知道，在這一種含哲理的園地裏，一旦進去，他總不會自動停止的，所以我作了一個手勢阻斷了他。我的這種阻斷，使他稍稍走了一點曲路。他說：

「在生命中，如果說我們不是被迫來否認理想，……至少我們是被迫來把理想遷就力之所及的地步。但你我常常是一位幻想家。」

好，這應當是真實的，既然昨天爸爸也這樣說過我。我只能作一種愁苦的微笑。於是，羅伯，由於一種天然的跳躍，他又得到高尚的園地了，我的自私的控訴，

若要把他從這園地抓出來，就覺得是出於無禮了。

「並且，親愛的朋友，你是涉及到一個更高趣味的問題了；就是所謂表情的問題。是的，你看，在表情中，關係於感動性是否枯竭，或者，相反地，這種表情是否出於至誠，也可以說是否創造。當然，有人懷疑外面的東西，是否有真實性的存在，是否……我將要給你解釋，你一定會懂得的。」

每次他的話句要錯亂的時候，這最後一句總用來幫助了他；而這一句是特別激怒了我，我中斷了他說：

「我十分懂得。你是想說，你所表現的美的情感，我是瘋狂地憂心它不是你認真體驗的情感。」

他的目光突然帶了一種厭恨。

「啊，比方也有一種爲你所了解的快樂，」他以一種幾乎乾燥的聲音叫了起來：「你在我們的談話中只抓着這一點麼？我讓我自己以最大的信心，最大的開誠佈

公向你說話，這是我對任何人不會這樣作的；我在你面前哭泣，我可以說是最大的屈服了，我的眼淚全然沒有感動你。你聽懂了我的話，你，在一種冰冷的聲音下叫我斷定情感只屬於你一方，我對你的所有愛情只是……」

新的哭泣又阻斷了他一刻功夫。我站了起來，我只有一種意見，就是迅速結束這一場我沒有處理好的談話；這段談話叫我非常不自在，而且表面上是把一切錯都歸咎於我了，因為我把手放在他的手腕上表示說別了，他突然轉過來，作一種驟然地前進姿勢說：

「不，不，這不是真的，你自己錯了。假如你稍稍再愛我一點兒，你會了解我也不過是一個可憐的人物；我也和別的人物一樣，研究，追求，在可能的範圍之內，把自己變得更好一點。」

最後他算是找着那些最能感動我的話句了。我於是跑過去擁抱他；但他却把我推開，幾乎是處於粗野的態度說：

「不，不，讓我罷。我現在只看見，只覺得惟一的一件事；那就是你停止了愛我了。」

在這一句話上，我離開他了；一種別的憂愁把我的心弄沉重了，這憂愁是足以對抗他的憂愁；而他的憂愁呢，則正在暗示我：他還是愛我的，唉！那麼，我又不能離開他了……

尾

聲

……一九一六年

我已經自誓再不在這日記冊子上寫東西了……在我前面敘述過的，同羅伯談話不久以後，震動歐洲的最大事件來把我們和生活掃蕩了。我願意繼續我孩子時代的信念，使我能夠全心默禱：我的上帝，保護法蘭西罷！但我相信德國人也必定在他們的國內向着同一上帝作同樣祈求的；雖然大家向我們述說到他們，其目的總在使我們承認他們是野蠻的民族。所以，要保護法國，要叫法國能夠防禦敵人，還是在我們每一個法國人的價值上。我致於相信羅伯是非常了解這一點。我看見他對於因病體尙未痊愈而不能工作這一點，感到焦愁。隨後，幾個月以後，徵求了馬爾商的意見，應採如何的方式他可以得到醫師的證書允許他服役。他也許會在後備兵中作冒險的犧牲；但在未入伍以前，他還能夠自由選擇他的工作：關於這些事，他作

得非常細心，用了各種方法保障他自己的安全。爲甚麼我會說到這一切呢？我其實只願敘述剛才同他演過的一幕悲劇，因爲這悲劇是行將決定我今後的行爲的。但叫我怎麼說呢？假如我不說到他的「點閱」，不說到他在這點閱中，因爲他得了「創傷後的週期頭痛症」因而時時有週期回家的事實。正是這時，我願意到前線醫院中去服務，我敢於斷定別人會接受我的請求的；但這種服務，照例須要羅伯的允許。他粗暴地拒絕了我，說了一些使性的話，他說我要這樣作，是羞辱他，懲戒他，掃他的面子……我只好讓步，等待，安心地常常在拉里波賽過夜，我只求同他見面的時候很少就夠了。一天早上，我很驚訝，他突然穿起軍服來了。因爲他會英文的關係，一個美國救護委員會請求他擔任了職務，所以雖然他並沒有隸屬於任何軍隊，却可以穿軍服作軍人神氣了。但這位可憐的樂伙運氣並不好；他的愛國的炫耀，是以認真調到凡爾登前線作代價了。因爲他既不能再專躲閃，所以他「相信他的責任」是應當鄭重其事了，所以他也就作得那麼好，以致得了一個十字勳章；於是

達呀，我的雙親呀，許多朋友呀，者位是也，出神地佩服他。即使在凡爾登，他也把我叫了去，他有各色各樣表示自己是一個英雄的方法，我相信他只是等到了某一定的獎狀，便回來炫耀他的故鄉；這在他運用的各種援助之下是不難成功的。因為我很驚訝他的這種突然歸來，曾幾何時，他在凡爾登還作了那麼漂亮的宣誓，說他要永恆地為國家盡忠，他向我解釋說，他得了確實可靠的消息戰爭不久就會結束了。他覺得他在巴黎是比在前線更有益處，雖然他的精神上沒有在前線那麼愉快。

這不過是兩天以前的事……但我並沒有對他作過任何的準備。自從我們作過那一次不愉快的談話以後，我對於一切都完全不說話了。這並不是我輕視他的行動，而是我輕視他列舉的理由。或者是在我的目光中看出了這種輕視來，所以他突然反抗了。他的獎狀，無疑地是他的德行的確實的明證，並且清算了他的人格。但是我呢，我沒有勳章，我也需要德行；不過我之需要德是德行的本身，而不是德行能取人的稱讚價值。「幻想家」的我，現在是需要現實了……設法擺脫戰爭，



而以認真爲樂的他，因爲我不能壓制我的微笑；便突然叫起來：

「你笑，是因爲你沒有和我一樣！」

不，羅伯，我不准你這樣說：我尤其不准你這樣想。可是我沒有回答他，不過我立刻下了決心。當天晚上我就去看馬爾商，一切都同他商洽妥當了。他願意爲我採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明天，我將一聲不響地到沙特勒去了，在這後方的醫院中，在大衆的目光之下，我將全得到避難之所了。這是我心甘意願的。只有日來未夫知道她應採取的態度。怎麼她會留心到這類後方醫院中看護病人的事呢？我不知道？……她請求我讓她同我一進去，在我身邊服務。但我不能忍受以她這樣的年紀去作這一類的事，她的面前還充滿了生命意義。「不，日來未夫，我去的地方你不能去的，你不應隨我去。」我一面說，一面溫柔地擁抱她，像行將永別的人一樣。我的親愛的日來未夫，她也一樣，她是不能滿足於外形的……我很愛她。這裏我是爲她而寫了。若果我也許是一去不再回來的話，這冊日記本就只有遺留給她……

(全書完)

法國文學名著叢譯

# 女性的風

德 著 金 成 著

紀德為法國現代最大作家，本書是一部刻劃女性心理的幽怨的抒情作品，描寫新式的賢母良妻之內心的悲涼。書中寫一少女於撲初戀時代被幸福的幻想所沉醉，而於結婚之後發覺丈夫完全是一個偽君子，愛情受了欺騙，幸福歸於幻滅，但因女性之輕弱與傳統的道德之束縛，沒有脫離家庭而獨立奮鬥之勇氣，消磨生命於憂鬱寂寞中而默默

法國文學名著叢譯

## 小東·西

都德著 李劫人譯

(定價一八角)

## 八心

莫泊桑著 李劫人譯

(定價一八角)

## 馬丹波娃利

佛洛貝爾著 李劫人譯

(定價三〇〇元)

## 處女的心

古爾蒙著 李劫人譯

(定價一〇〇元)

鐵 每 卷 盧 強 著

作 家 書 屋 刊

封面設計：曹 壽

封底